香溪集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香溪集

(一)

范浚撰

本館據金華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香溪集序

吾郡道學之風。並軌鄒魯。顧莫爲之先。雖美勿彰。溯其所自。則香溪先生實爲初祖。先生當紹興中。嘗舉賢良方正。以秦檜枋政。堅臥不起。高風介節。堪師百世。文字之傳。抑其末矣。然卽以文字論。峻潔肅穆。靡不抉經之心。窺道之奧。粹然一出於正。其詞皆足以輔世翼教。初非徇徉山水流連光景者所能髣髴於萬一。則既以欽其品之高。而又未嘗不歎其學之邃也。特先生集世不多覯。自仁山金氏時。已云范集近亡。矧復歷載數百。兵火摧殘。風霜剝蝕。久而彌湮。安從搜訪。同鄉孫琴西方伯藏有鈔本。假以校讐。亟付梓人。其中脫簡仍從蓋闕。然則網羅放佚。先生之靈或亦鑒厥苦衷哉。先生姓范氏。名浚。字茂明。蘭谿人。世居香溪。學者遂稱爲香溪先生云。光緒元年秋九月。永康胡鳳丹月樵甫序於鄂垣之糧道署中。

香溪先生文集敘

士以志道爲先而志道以養氣爲本氣全則道存氣喪則道亡故達而在上任天下之重安國家利社稷進賢退不肖收功於無窮者氣也窮而在下守聖賢之道推古今明治忽是是而非非立言於不朽者亦氣也苟氣之不養則達而在上或充詘於富貴以得失爲患則道不行矣窮而在下或隕穫於貧賤以紛華爲悅則道不守矣不守不行氣喪而道亡則烏能收功無窮立言不朽哉是則氣之在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舉不可以不養也吾之先友香溪先生以養氣爲本而立言不朽者歟先生居香溪之上自少至老篤學而贍於文探道而不以世故嬰其慮其家世父祖爲名卿賢刺史昆弟多居膴仕而先生了無仕進意今天子卽位之初詔復制舉以來□天下士當時公卿有以先生應詔者先生力辭之余嘗過香溪之上而訪先生焉先生危坐一室塵埃棲戶牖而凝几席敗帷故器人所不堪而先生貌充體胖神宇泰然其言經術如親得聖人而授其旨其論古成敗事如目擊而身履之已而出示所爲文則辯博而峻整正與向所言論者相表裏終日與之坐而無一語及世間事此非志於道而全其氣者能若是乎是日先生謂余曰是間山水清遠子能卜居以從吾游乎余方累於世故從官遠方漂流異鄉及歸而先生歿已十年方悼若人之不淑而吾無與居也一日先生猶子元卿過余曰叔父平昔爲文至多今不欲祕於家而出與世共之力有未辦則先刻其詩賦論議雜著爲二十二卷行於時子嘗與叔父厚願敘

以冠其首。嗟夫。昔鹿門子著書而自敘之曰。醉士隱於鹿門。不醉則游。不游則息。息於道。思其所未至。息於文。慙其所未周。古聖王旌山夫谷民之善者。意在斯乎。今先生不醉不游。直息於道而寓之文耳。平時不以外慕累其心。若求旌於時。亦豈先生著書立言之本意哉。故述其志道養氣之實。以見素所蘊云。先生姓范氏。名浚。字茂明。而元卿名端臣。今亦以文知名。方有志於世者。紹興三十一年四月十三日。同郡陳巖肖敘。

香溪先生集後序

子朱子集註孟子。全載范浚心箴。由是天下莫不聞其名。且與天壤俱弊也。浚字茂明。婺之蘭江人。因其里居稱香溪先生。祠於學宮舊矣。師道幼卽訪其文集不可得。嘗讀默成潘公與范賢良書而知其交。讀徐忠壯公徽言傳而知其所取。又得前輩誦傳姑蘇臺賦雜興諸詩。茲欲見其餘。而仁山金氏四書考證謂范集近亡。以金之洽聞而云然。殆無有矣。居其鄉。思其人。而不誦其詩而讀其書。不能不致予恨焉。至順辛未。始得先生文七卷於親友應氏家。蓋其首編也。陳公巖肖序稱從子端臣右史所纂。凡二十二卷。則逸者尙多。一日先生族孫俊來言家藏缺自一至五卷。惜其無從補也。於是忻然畀之。足以成編。嗚呼。百年之閟。一朝而顯。兩家之藏。不期而合。抑亦有數存其間耶。先生當紹興中舉賢良方正。以秦檜當國不起。大節偉矣。其學多本於經。貫穿精覈。諸文皆嶄絕矯健。鑿鑿明整。卓然名家。鄉先正有集。蓋自先生始也。古之賢者。嘗患無子孫之傳。而有子孫者。每患其不知學。近時范氏之族。豈乏富貴者。恨其不能爲先生置祠奉嘗。至於斯集之傳。又不過當時一餉費耳。浮榮悖貨。倏焉澌盡而不亡者。固自若。亦足以有儆矣。今右史裔孫元璹。念殘集之復光。懼泯沒之淪至。首刊數卷。將率其族人之力而終之。不私其美。又以右史蒙齋集未及刊。則以其與香溪唱酬諸詩先附見焉。俾予序其事。予於是編。固願有述。又嘉元璹之能光昭其先。庶幾賢子孫已。凡與於斯者。豈不與有榮乎。年月日。後學里生吳師道序。

題重刊香溪先生文集後

進士唐君尙虞之治蘭溪也。用儒飾吏。善於其職。克協上下。聲稱翕然。乃於涖政之餘。閱地志。訪遺書。禮鄉賢。將以興廢與墜。隆化美俗。於邑香溪先生范公之後曰永昌者。出其家藏之集二十有二卷。蓋先生從子右史蒙齋之所類也。唐君讀而歎曰。先生之文。世知誦習者。心箴而已。他蓋罕有知者。今觀其言。如以恥爲入道之端。以古之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又謂學者覺也。心且不存。何覺之有。皆超然自得於學者極有警發。不獨心箴爲可取也。故朱子有不知從誰學之語。而先輩謂其得於孟子者爲多。若先生者。豈非所謂豪傑之士哉。幸此集尙存。惡可使之泯沒而弗傳耶。爰命鋟梓以惠學者。而俾懋識諸其末。竊惟先生之學之文。與其立身大節。故侍郎陳公巖肖。禮部吳公正傳。序之詳矣。懋生也晚。弗獲接聞前輩餘論。於先生所造。未能窺其萬一。尙何敢贊一辭哉。獨念吾鄉聖賢之學。前此未之聞也。而濬其源者。自先生始。繼而後有東萊呂兄弟麗澤之講授。又其後何王金許遂相繼以得考亭之統。道學之傳。於是爲盛。非先生之功而誰功。今當道學不傳之餘。而唐君復以先生之文倡焉。其所望於吾黨之士者不淺。豈天意又欲大昌斯道之傳也耶。不然。何其闕於前而顯於今耶。誦其詩。讀其書。而遐想其人於數百年之上。能無奮然而興起者耶。此懋於唐君是集之刻。所以重有感云。屠維大淵獻之歲。季秋九日。里後學章懋拜手謹題。

香溪集總目

第一卷

古賦

姑蘇臺賦

過莊賦

愼術賦

甘菊賦

述嚴賦

登八詠樓賦

猩猩賦

蟹賦

第二卷

詩

雜興五首

題八馬圖

游蘭溪靈洞

寄錢伯茂遙碧軒

送春曲

遣興五首

寄謝潘舍人贈烏紗帽

題茂通弟斗齋

寄題何元晉亦樂堂

春融融效李長吉體

同伯通端杲姪效盧仝體
送喬民瞻倅武昌
六笑
讀王建射虎行
送茂瞻兄機宜之官廣東贈青城道人
雜興
寓寶惠寺喜晴登山
送茂安兄知縣之任永嘉
送表上人還銅山
第三卷
詩
寄題餘姚嚴公堂
戲贈蜀僧清鑒
上李舍人
擬李太白笑矣乎
同茂通弟效温飛卿體
送徐履之倅南昌
讀楊子雲傳
冬夜有感
理喻
聽琴
次韻端方姪過予偕行南村翫月
次韻端臣姪雨晴出郊
歎旱
讀長門賦
送徐彥思倅建安
龍游吳宰因勸農過寓居

龍游王丞相過寓居
送李國佐還三衢
凌霄花
寄題鄭亨仲可友亭
暮春病起
浦江華藏寺如勝上人欲募施者開田做僧供以長老皎公書來求予詩作二十韻奉勉
郊行探春得梅林攀玩爲樂因成詩示偕行
次韻端臣姪感興
次韻端臣姪喜雨
示姪
送張子撫幹還臨安幕
對酒分和杜詩
次韻茂通
寄題趙叔才秀芝堂
凄涼行
四月一日偶成三絕句
送趙安伯縣丞之任
題武唐伯南掃月軒
四睡次茂載兄韻
次韻樓仲輝郎中游天王寺登城晚歸
次韻婺守林懿成檢正游赤松
送別姚令聲刪定還諸暨
示友
送葉彥益縣丞之任
游赤松觀
冬夜有感
苦寒行

三月二十六日夜同端臣端杲姪觀異書效李長吉體
四月十六日同弟姪效李長吉體分韻得首字　狂泉
次韻茂永兄論有無之作
己巳十二月二十九日同端臣端杲姪觀王右軍帖幷晉書以白藕薦酒成詩
第四卷
詩
池上晚酌　題雙清堂
陶潛詠　次韻茂永兄首夏新晴
題茂安兄藏春園　題茂安兄秀野亭
次韻茂通弟晚晴　歲暮喜晴
初冬郊行　遊嚴州景德寺
雨後出郊二首　登富陽觀山亭
張子經示所得後湖居士詩及書札想見其人寄意短韻　課畦丁灌園
次韻端臣姪晚行南溪　讀孔北海傳
春望二首

春雪晚晴出西村
次韻陳叔永山居二首
戲效白傅體送姚删定
避盜泊舟武康遠光亭下與同行分和杜工部詩傷秋及宿江邊閣二首
遊南山晚歸二首
李修撰哀輓二首
忘言示曾仲思
次韻茂通弟郊行見梅
贈光上人
幽居
端旻姪示遊花藏寺詩且道皎老相問意因次韻併煩爲簡皎公禪師
次韻茂載兄偶成二首
春飲分章字韻
過嚴州烏龍嶺
懷宗臣併寄
送周西美主簿之任祁門
西園
賀茂寬兄賜緋
冬日行蘭溪道中六言二首
春日行蘭溪道中六言
次韻端臣姪七夕
張生夜載酒相過
寓龍邱次韻茂永兄見寄
送歐文朝請赴闕
次韻富修仲見贈二首
次韻翁承之見寄二首
次韻伯通姪歲暮即事

悼致政樓少師
次韻端臣姪同遊藏春園
送王大聲
茂載兄燕兄弟預者六友宜盡觴詠之樂茂寬兄有詩因次其韻
寓居蘭溪地濕臥病
次韻端方姪喜雪兼簡端臣姪發一笑
第五卷
雜著
讀老子
讀周禮
讀鄧析子
鐵工問
馬喻
心箴
續丹扆六箴
愚齋銘
讀管子
讀曾子
對秦問
泉志
舜蹠圖
耳目箴
進學齋銘
第六卷

雜著二
謝安矯情鎮物辯
五帝紀辯
琴辯
悔說
題史記貨殖傳
書曹參傳後
設淮陰先生說李孝逸辭
孟母三遷辯
去四凶辯
恥說
水旱說
題韓愈原道
爲周昌對呂后辭
第七卷
論
性論上
詩論
書論
月令論
性論下
易論
春秋論
第八卷

論
周論
六國論
唐論
秦論
楚漢論
五代論
第九卷
論
孔子聞韶論
叔孫通知當世要務論
房杜不言功論
聖人百世之師論
夷齊諫武王論
魏鄭公願爲良臣論
魏徵勸行仁義論
第十卷
書總論
堯典論
伊訓論
咸有一德論
湯誓仲虺之誥論
太甲三篇論
說命三篇論

洪範論
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論 君陳附
君牙冏命呂刑論
第十一卷
進策一
策略 應天
遠圖 任相
更化
第十二卷
進策二
廟謨上 廟謨下
用奇 揆策上
揆策下
第十三卷
進策三

巡幸
形勢下
朋黨
第十四卷
進策四
封建
賞功
募兵
第十五卷
進策五
節費
平糴
除盜
第十六卷
記
形勢上
用人
御將
勸武
議錢
貢賦

慎獨齋記
拙懶軒記
自牧齋記
第十七卷
記
衢州龍游縣學田記
存心齋記
平堂記
第十八卷
書
寄上李丞相書
答徐提幹書
上婺守周侍郎書
第十九卷
書
養正齋記
不欺堂記
西溪觀魚記
三益齋記
訥齋記
饒州浮梁程公生祠堂記
寄上富樞密書
答胡英彥書
答姚令聲書

上潘大著書
上致政胡待制書
與潘左司書
與林權縣書
第二十卷
啓
賀中書張舍人啓
賀婺州吳尚書再任啓
賀樓樞密啓
代賀詹中丞啓
代賀章察院啓
代謝李提刑薦舉啓
代賀吳尚書知婺州啓
代賀趙丞相太師畫象啓
代謝循資啓
代上范丞相書
答羅駿夫書
答吳夢符書
賀婺守林給事移鎮紹興府啓
賀鄭侍郎移鎮平江府啓
賀徐知府任江州啓
代賀張帥啓
代上太守謝解啓
代賀富樞密啓
代賀羅尚書啓
回許丞啓
代賀許右丞啓

代謝太守薦舉啓
代邑宰醮太一青詞
第二十一卷
傳
徐忠壯傳
蔡孝子傳
第二十二卷
墓誌
高府君墓誌銘
吳子琳墓誌銘
張府君墓誌銘
祭姪端受文
代上太守啓
漢忠臣翟義傳
安人胡氏墓誌銘
夫人章氏合祔誌
右朝請郎致仕范公墓誌銘

香溪集卷一

宋范浚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賦

姑蘇臺賦辛丑年作

歲崢嶸其聿逾兮。冬隆寒老。訪蘇臺之遺址兮。遵吳都之古道。日下平林。煙橫衰草。慨傷時而感往。增予心之慅慅。念昔吳王。盤游怠荒。次陂池兮臺榭。宿嬪妃兮御嬙。雖生人已困於赭尾。而土木之工未央。於是越人仇之。冬冰是棲。蠢也決策。種焉建奇。蓋君臣鳴鐘而謀於漸臺者。窮日夜而吳初不知。種有九術。越行其一。取文梓楩柟。以奉吳王之宮室。吳乃營茲崇臺。歷三年兮聚材。斧集刃兮疊雪。杵攢林兮殷雷。金碧梁棟。琳珉城堦。巖巍兮嶢峍。干霄兮切霓。佩長洲兮茂苑。帶朝夕兮濬池。意將遠眺數百里。而下窺雲海之涯。當其虐用吾民。骸體莽暴。蒲木切天厭其酷。故啓越之謀。而夜生神木。人罹其毒。故勞愁慘悽。而塗嗟巷哭。使臺士未乾兮。已羣游乎麋鹿。至若朝歌淫淫。夕管愔愔。困醪醴之酣沈。則有西施蠱其心。是助越人之侵。又若姦讒回沈。膏脣鼓舌。吠正人而媒孽。則有宰嚭間其說。是誨越人之伐。嗟乎。吳王知西施之姝。而不知宰嚭之諛。知歌管之娛。而不知吳民之痛。知華其居。而不知其國之墟。知句踐之爲奴。而

不知身之爲獨夫信茲臺也實亡吳之權輿吁

述嚴賦并序

後嚴子陵千有餘歲蘭溪范浚過祠下仰瞻遺像惕焉景慕謂先生之不屈于建武非若踰垣閉門爲已甚者揆其意而著之作述嚴賦

歲辛丑予東歸兮凌濤江之渺瀰引帆席而朝發兮夕予次乎嚴君之祠惕仰高其若存兮揆厥意而明之曰先生之遭世兮會炎正之中微慘餘分之孽虐兮方悖道而窮威率誅忠而任殘兮紛赤車之四馳蕩三綱其弛絕兮誰不裂冠而去之宜先生之高蹈兮靜游釣於淪漪逮赤伏之膺運兮矯白水之龍飛彼羣雄之疏附兮猶響臻而應期何故人之雅素兮翻固拒而牢辭惟先生之高介兮氣干霄而上躋恥一毫之或挫兮若撻市之忸怩彼君房獨何人兮將使我自屈而詭隨荃不察予之口授兮顧狂奴之是譏視蒲車之來思兮類被毀而遭非謇儒仲之耿耿兮嫉俗黨之貽訾伯況願修於初服兮幾偃蹇而見擠既讒巧之孔多兮予又胡爲乎遭迴寧超超以遐逝兮亦安能依世而突梯意先生之達識兮不降志其由茲玕嗟器大時難容兮追巢躡由邈儷蹤兮水之渾渾山崇崇兮遺芳不泯名益隆兮何千萬年激頹風兮死者如可作惟先生之宗兮

過莊賦并序

莊生有言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世誦其說予獨以爲妄辯作過莊賦

大塊載我以形。稟我以性。目吾使之視。耳吾使之聽。言以捨我意。思以達吾憒。我飢我渴。與以飲食。我作我息。詔以晨暝。使我從容乎事物之間。而不失其正。天於人爲至厚。稽諸身而可證。何生之勞可爲吾病。何必老而後佚。何必死而後靜。苟達觀於一致。何存亡之足評。豈有身則爲患。豈身殞則爲勝。顧眞我之爲我。匪形生而氣孕。曾無象以獨立。繄常存而靡竟。歷千變與萬化。每自如而安定。彼從壯而得老。此何衰而何盛。彼從老而得死。此何損而何賸。鑿至理而妄辯。實莊生之未聖。若予者則爲如何。邈與世其無競。蓬茅一室。松菊三徑。林嶺泉石。娛吾游衍。風花雪月。供吾嘯詠。無營無欲。爰清爰靜。隨所適而得此生焉。聊樂乎天命。

登八詠樓賦

憑軒楹而寓目。納萬景於遐荒。窮煙鴻之滅沒。辨雲樹之微茫。羣峯屹乎延連兮。疑結根於台嶽。兩溪浩乎奔渾兮。將走集於濤江。俯萬落與千村。欝春靄之蒼蒼。林廬隱映乎郊郭。錯彩翠而相望。繚衰城之綿聯。帶碧水之灣汪。搖晴陽而蕩漾。射藻井而交光。攬山川之壯麗。睨棟宇而相羊。信茲樓之奇觀。甲區中而少雙。山川兮如昨。棟宇兮非昔。閱古今於百代。忽白駒之過隙。引玄酒之一酌。弔隱侯之幽魄。想悲桐而憫草。悵多達而撫臆。豈當時之擯落。亦擁節於侯國。顧人壽之幾何。胡不怡而慘戚。慕太白之來游。嘗坦腹而高眠。雖身世之爛熳。獨訪古而留連。誇魏萬之經行。邈曠望乎羣川。流岩巉之逸句。凜生氣於千年。吁嗟乎。懷古人兮眇眇。倚飛欄而吟嘯。惜此地之勝賞。復徘徊而臨眺。見漁子之浮舟。正擘餌以投釣。

凌驚波之洶湧。方危坐而獨笑。見田翁之引犢。出城陰之落照。雖市聲之合雜。獨行歌而荷蓧。悟物理之一致。得領略於無言。苟吾心其專靜。豈世故之能遷。彼沈郎之煩促。眞膏火之自煎。信謫仙之曠達。脫世故之拘攣。試寂默以冥觀。泯萬慮於自然。

愼術賦

人孰不良。惟術也利人之傷。則爲豺爲狼。人孰不令。惟術也刼其正性。則爲梟爲獍。彼市矢工。懼羽鏃無庸。幸仇敵之交攻。彼鬻棺子。懼禪傍積委。冀市人之立死。歲或大飢。足穀者男歡而女怡。蠶不三俯。繭帛者朝歌而暮舞。癘疫興而國工捧腹。雩禜用而淫巫布武。推類以言。事胡不然。習武者思亂。好夸者盜權。爭名者不得不賣友以自遂。爭利者不得不排人而取先。聚斂用。則不得不爲桑羊。爲孔僅。法律進。則不得不爲張湯。爲臧宣子。貢不得不亂五國以納說。蘇秦不得不鬬七雄而合連。故曰。術不可不愼也。爾其戒旃。

猩猩賦

以爲猴而語惠。以爲人而意愚。嗜屐嗜酒。以亡厥軀。終雖亡軀。猶戒其初。彼世之溺名淫利而不知省者。初寧戒乎噫。猩猩之不如。

甘菊賦

爾英之可藥兮。將使人壽而不死。因見髡于朱孺子。爾葉之可蔬兮。將使人飢而得食。因見戮于天隨生。

既髡既戮根莖痒禿爾曾不如不材之木大爲槃瘿細爲卷曲永無濟世拯人之用兮迄天年於窮谷

蟹賦

橫行蠹稻雄稱鬬虎貪惏無厭平化作田鼠吾將斫爾螯折爾股以除農殃兮酬我醻

香溪集卷二

詩

雜興五首

雉驕有擅澤雞雄亦專柄乘人肆桀傲未異雉與雞虛張盡客氣不知墮危機雉驕或登俎雞雄亦爲犧嗟爾桀傲子不戒將安之

荆梟昔見惡去楚將巢吳妖音不知辜吳豈荆人殊梟能戒頰舌勿復輕鳴呼雖荆亦容爾何必他邦居

高蟬蔭嘉木未省螗斧危勇蟲亦何愚不顧黃雀飢癡癡挾彈子已復露沾衣世事無不然古今同一悲

鵲噪得歡喜烏鳴得憎嗔烏鵲自有口噪鳴何預人烏飛聲啞啞鵲飛聲嘖嘖凡鳥從紛紛未用置肝鬲

彭亨着冠猪踉蹡上車鶴皇家一清明此輩束高閣龍夔雜鵷鷺庶位已參錯少安眞可待四海得耕鑿

我亦幸豐年從容一邱壑

遣興五首

商山園綺徒雪髮映松露山間謂終老不踏市朝路一朝前星匿羽翼起調護婆娑古衣冠笑定國儲副

留侯計偶爾曷遽動貞素因知古今士出處自冥數功名苟不免四老猶一助寧庸巧馳驅失爾邯鄲步

少陵古詩伯未必眞豪人胡爲冷炙辱自分潛悲辛莫倚善題賦未悟嚴武嗔徒言磊落士不肯異其身我逢劉潁州竟夕不向枕餘人偶對面白晝輒欲寢生來不耐俗敢妄作題品猶嫌太分明客至姑與飮麤眉困郎署白首命不遭猿臂無侯封徒負射虎豪兩者阨天運材智俱莫逃向來鄧氏子志行劣可褒藉非逢際會未免掾功曹

翻雲覆忽雨昨火今已氷三塗九州險未似今人情人言餘耳事令我不忍聽嗟哉泜水上刎頸遂寒盟

題八馬圖

何年畫工搦毛錐貌此八馬姿權奇靑絲絡頭十二蹄調柔意態行愉怡五馬放浪無維羈或藍或望仍迴嘶一牧牽韁一牧騎製度髣髴唐巾衣不知此馬生何時昔周穆王逮遊嬉駕跨八駿驅東西高升崑崙蹋瑤池騄駬驥義勞飛馳日走萬里無停騑與元唐家危累棊百夸僅脫朱泚圍黃屋進狩懷光追八馬入谷七馬疲筋攣肉綻行人悲兩者資世皆顚羸虛名何有千載垂空得傳記流歌詩未如此馬閑猶夷牧坰不受鞭箠威不踣險遠安無危泉甘草薦足自肥安用號駿稱雲騅嗟哉畫意誰能知

寄謝潘舍人贈烏紗帽

野人儀矩初無華況復破帽風簷斜先生有意念衰醜折簡遠送新烏紗束巾試著出妨戶色若露洗凌晨鴉舍人樣好信殊俗朽質得此慚無涯白癡稚子強解事競道宜稱相謹譁輕寬不但愜當暑掉頭曝背仍堪誇修容他日奉遊宴便可笑誚參軍嘉從今旦暮戴公賜閉關無事聊煎茶

遊蘭溪靈洞

朝曦杲晴空。宿霧開紛披。縈紆度墟曲。犖确行溪。湄橫橋轉山腰。丹堊明招提。谿砌覷陰洞。欲入愁途迷。流泉暗淙琤。噴壑跳珠璣。巖根石彩翠。映水光參差。窮高上蒼岑。支策行敧危。林端出紺宇。兀與浮雲齊。曾來念舊事。歷歷經行時。松長向如人。今已老十圍。我尙喜青鬢。還年未生絲。偕遊數君子。意擬探平聲幽奇。諸峯未歷覽。寒日還平西。同攜下前麓。却望蘭陰歸。明年豔陽春。更約相追隨。當須各努力。補屐尋幽期。

題茂通弟斗齋

昔人驕豪自髻髽。萬里浪欲乘風破。暮年志計轉難量。眼看一州如斗大。今君容膝能自安。高館不與身相關。作齋似斗意闊達。字量寧妨廣百間。足明居世惟知足。寬窄在心非在屋。莫言齋小礙人眉。清絕坐銷愁萬斛。奉身那用有餘爲。身穩心安君自知。軟褥傍爐時枕肘。不須小帳更低垂。釋名。小帳曰斗帳。也知丈室含無際。自有壺公容客地。斗齋我已戲題詩。斗酒還當就君醉。

寄題錢伯茂致政奉議遙碧軒

君不聞漢時遺榮兩大夫。羣公祖道傾京都。去塵寂寞絕繼踵。但見畫手空傳圖。君今心事能超古。早束衣冠掛神武。掉頭不待迫縣車。廣受視君知孰愈。世人分著金籠頭。或貪微名魚中鈎。寧如君脫宦海去。飽看遙碧臨清流。似聞遠目增明處。宛如畫出城南句。款門何日赴幽期。坐挹雲岑爲君賦。想當遐矚窮

天垠。吟憐修眉濃綠新。應嗤爭利推車客。不惜青山碾作塵。

寄題何元晉亦樂堂

士生墮塵網。窘若囚飛蠭。思牽黃耳不可得。況欲雲臥聽松風。何郎可憐人。恥與俗同調。不作窮愁懊惱詩。獨抱青山坐長嘯。誅茅結屋傍林塘。石蘭露菊秋風香。掉頭萬事一不領。仰天白眼傾壺觴。邀予坐阻窺幽躅。夢到東窗攀綠玉。裁詩寄似堂中人。爲借銀鉤寫高竹。

送春曲

春光春光勸汝一盃酒。我能爲春作高歌。未解春能聽歌否。春歸有底急。落盡桃花紅。園蹊漠漠野陰靜。兎葵燕麥空搖風。風光幾何時。背我忽如客。殘絲欲斷感春心。語燕勞勞上簾額。我有惜芳意。一春憐物華。春來雪裏索梅笑。春去悵望飛楊花。春歸知復來。奈此經年別。搖揚三月暮天愁。鶗鴂一聲芳草歇。歌竟我亦醉。一棹觥舡空。明年待春花樹下。放歌擊酒相迎逢。

春融融効李長吉體

天暄地媚春融融。化工點染分花容。東風夜半入香陌。雜樹曉繁爭白紅。蘭叢蕙根芳翠滴。柳豔明眉輕霧壓。紅顏綠鬢青春客。壺中新醅鴨頭色。殘絲再惹愁如織。日暮低迷草萋碧。

同伯通端杲姪效盧仝體

一春癡癖門長扃。兩耳不聞鶗鴂聲。不知東南風。掃盡紅紫英。行行點檢桃李徑。但見樹子青冥冥。門前

水流渠照灼鬚眉清科斗游其間腳股各已生渠旁草鬱鬱草底蚯蚓鳴韻如抽繭絲幽咽得我聽念此瑣細物隨時變音形黃河赤鯉或點額老驥塞默長羈纓嗟嗟世路眞難行

同茂通弟效溫飛卿體

海棠紅歇鶯停歌麥風時候猶清和簾垂冪冪深院靜赤欄細柳陰婆娑池塘正覺幽事好萍葉藻蔓涵清波一雙胡燕薇叢外銜得芹泥來補窠

送喬民瞻倅武昌

春風未綠江南草春信臘前梅蘂早水村着處是南枝想見君行被花惱如君久合上華途胡爲半刺猶題輿奉引未騎沙苑馬佐藩且食武昌魚頻年欣接游從樂忽手別書空作惡江干跨馬望行艫日暮山寒雲錯莫往問南紀百戰場腥風殺氣吹湖湘只今江漢俱練靜棹謳雜發行連檣君從鸚鵡洲邊去歷歷遙看漢陽樹莫言搥碎黃鶴樓準擬書來寄佳句

送徐履之倅南昌

春山罨畫春江平江頭春船棹鼓聲鍾陵別乘喚帆席笑看獵獵風搖旌明朝太末經行處懸愁望斷煙綿樹勞勞檣燕亦留君且共推篷話情素鍾陵地雄古名都美官況復稱題輿看君逸足展夷路逐電追風萬里餘前知按部勞綏撫簨簴行涇西山雨君家孺子有遺臺試向東湖聊訊古蘭陰新漉酒以醅更折江花勸引盃聖代興廉訪良吏遲君却抱鶴書回

六笑

我笑支道林遠移買山書巢由古達士不聞買山居我笑賀知章欲乞鑑湖水嚴陵釣清江何曾問天子我笑陶靖節自祭眞忘情胡爲托青鳥乃欲長年齡我笑王無功琴外無所欲當其戀五斗乃獨不知足我笑杜子美夙昔具扁舟老大意轉拙欲伴習池遊我笑韓退之不取萬乘相三黜竟不去觸事得讒謗客言莫謾笑古人笑人未必不受嗔螳螂襲蟬雀在後只恐有人還笑君迴頭生愧不能語嘲評去聲從今吞不吐譽堯非桀亦何爲訕周譏禹終無取

讀揚子雲傳

老不曉事揚子雲綴文譏訶堅逐貧班生曲筆甚假借謂不戚戚元非眞草玄欲作後人計投閣自迷身不利王涯篋中好其書寧復逆知甘露事趨聲紫色欺昏童義士遠引如冥鴻胡爲顚眩尙執戟美新屈首稱臣雄嵎山沃野跨鴟大拓落不歸良已過近危竟似井眉瓶虛作反騷嗤楚些詭情懷祿遭嘲評但用筆墨垂聲名文章要亦千古事久矣法言今正行

讀王建射虎行

我讀射虎行感慨興長歎官差射虎得虎難山下遠立常空還惜留猛虎著山裏射殺顧恐終身閑有如邊將圖偸安遵養時晦容其姦翻愁努力盡高鳥良弓掛壁無由彎君不見劉巨容高千里留賊自資媒富貴恐賊盡誅身不利坐令屈律裹頭人橫暴九州狂蝥噬嗟嗟忠臣心不移受刀摩頸甘如飴紛紛血

刃勇不顧。一死未謝君王知。官軍壯志吞蠻夷。匈奴不滅寧家爲。相公誓欲平淮西。慨言賊在歸無期。霍公裴公今已矣。我吟射虎徒歔欷。

冬夜有感

宵長倦觀書。掩帙起徙步。徘徊簷隙月。點綴竹梢露。寒空頑無風。寂歷鴈時度。不知何處村。尙急野塘鼜。哀哉當丙夜。取水窮汨洳。得無空魚羣。一舉不復顧。那知今竭澤。無復魚可捕。天公仁百物。暴殄天所怒。蹇裳欲從之。告以盍長慮。浮雲暗林野。恐墮荆棘路。出門還入門。此意定誰喻。遣興強微吟。凄涼不能句。

送茂瞻兄機宜之官廣東 時年十七

黃蘆鬰鬰秋風肥。鬼雨灑草南山悲。長塗客子動愁肺。往往捫轍多思歸。我兄豈不感時節。東床袞席將何之。自言南州有元帥。標鑒本是陽秋皮。薦紳奔走欲定價。一見許我奇男兒。提撕表奏置戎幕。使我坐握官機宜。高生所媿國士知。不辭觸熱向武威。我今去路雖千里。敢以驅馳負知己。南州最盛肩京都。昔人欲語停盃徐。地靈孕秀多異產。鼉皮蚺蟺如蟲蛆。舊聞民俗蠻頑甚。蜂屯蟻雜難爬梳。聖朝神化與換骨。詎事草薙髡根株。我兄智囊載大腹。撫俗自應才有餘。腰間長劍生銅吼。可膾蠻王快屠狗。後當歸路持旌麾。六印黃金大如斗。

贈青城道人

道人來自青城巔。飄飄逸氣淩雲烟。青鞋布襪久遊世。踏盡海宇名山川。琴心三疊得妙旨。華頂一路通

幽禪。自言早歲拾瑤草。往往鶴上逢眞仙。惜哉食服只半劑。猶與人世相周旋。曾期汗漫九垓外。決去已復揮驏鞭。伊予此生一念誤。遂墮塵網嗟拘攣。鏡中華髮已踈索。肘後丹經猶棄捐。三山銀闕渺何許。悵望碧海波翻天。因君告我獨往意。技癢竦踴心茫然。莫言得道兩塵隔。蓬島只在拄杖前。定知後會君刮眼。看我玉鍊還頹年。

理喻

郵亭羈客寒無氈。夜懷家山情惘然。燈前坐感雨蕭瑟。浩歎達曉愁無眠。鄰翁不出蓬茨裏。聽雨聽風心似水。黃昏鼻息已雷鳴。往往簷喧不經耳。愁霖一種聲紛紛。鄰翁不聞羈客聞。是中轉物有妙理。起予暗契瞿曇旨。我眠鼻息鄰家驚。耳不自聞鮯齁聲。我耳忽鳴韻清磬。旁人對面那能聽。耳鳴如心念。鼻息如已過。心念潛萌衆莫知。已過自迷人看破。歷歷眼前皆娑理。舉世何人無鼻耳。

雜興四首

水母雖目蝦。竟自了無覩。如人心苟盲。記誦亦何補。當須見精義。一覽洞千古。可效章句徒。冥迷自聾瞽。

乞火固得火。不如鑽燧多。寄汲非無泉。鑿井泉盈科。君子貴自得。豈顧求之他。心焉有餘師。奈彼自棄何。

飢人嗜敗肉。渴者甘腐漿。一爲飢渴害。食飲俱失常。況茲方寸間。邪欲紛難量。微哉此心害。禍甚飢渴傷。

昔人稱水淫。好潔若無奈。居然一日間。洗滌十餘過。君看七尺軀。孰與此心大。洗心倘亦爾。會絕客塵涴。

坐人皆聽琴。未必知琴音。相知紛滿眼。未必相知心。知音如子期。知心如鮑叔。此道久寥寥。誰其踵高躅。古聲勿復彈。古心徒自憐。知音惟月露。知我其惟天。君不見。只今人情如紙薄。只今世路如溪惡。咄嗟許事不足論。鳥跡微茫度廖廓。

寓居寶恵寺喜晴登山

喜霽出招提。愛山登巃嵸。林端已殘照。路草猶半溼。丹崖斷雲歸。翠竇飛泉入。長天沒鳥影。遠水動虹吸。塵襟得延瞰。爽氣橫來集。欲逐野僧還。更看空翠立。

次韻端方姪過予偕行南村翫月

焚魚共酌田家醴。歡酣遞嘯涼風起。子諳懶敉故相攜。指點村南聊縱履。行行林影搖參差。拄杖扶我長過眉。尋幽極眺不知倦。路轉石角時鉤衣。泉聲入耳淙琤玉。何許泠泠砧杵續。悠然發興見南山。林壑盤紆如岳麓。喧卑迥隔區中緣。況復華月升東邊。明凝苔露正皎皎。淨映石瀨瀰娟娟。方欣清景多幽事。揚煇莫遣浮雲蔽。絕憐螢影巧自持。却厭蛙讙苦無謂。歸來阿郎傍隅趨。示我長吟意有餘。明宵有月更相就。還看玉輪遊舞雩。

送茂安兄知縣之任永嘉

不齊宰單父。凜凜德垂久。當年誠化洽。誰忍輒欺負。能令夜漁人有得棄不取。何因政乃爾。賢助則多有。東嘉侔洛師。雅號士淵藪。儒風既純古。俗習自忠厚。兄行試牛刀。豈復勞決剖。鳴絃會多暇。遇事無掣肘。

懸知著嘉績遠與宓生偶匪謂得聲榮期兄富師友

次韻端臣姪雨晴出郊

雨中爛熳睡門徑橫林扉朝暉入甕牖起我聊伸眉良遊眺江郊攬袂風披披平瀛漲新綠灩漾搖晴陂雲巒靄空翠煙樹森華滋潭漁下罣罷隴種行樓犂貪穿康樂屐更杖原思藜阿宜倦遊還心事嗟多違新功在琢句非復吳下時淵明賦歸來今是知昨非君看古賢達茹草甘長飢悠悠身外事凜凜胸中奇因賡喜霽作用代城南詩

送袁上人還銅山

上人眼睛黃游藝出天悟胸中七曜歷掌上九籌數通醫詔百藥襲氣了三住餘猶窮衆術辨口劇河注誰云不拘教心實謹律度提攜木上座白足勤遠步丁丁啄郊扉起我曳塵屨高談翠竹法時覓碧雲句語以丘軻書竦踴知詠慕南山古花界可隱玄豹霧挽使小淹留懷歸錫難駐長途雪沒脛栗烈正寒沍披披拂風袖笑話巖中趣巾瓶到銅山鐘梵歲云暮浮雲亦何意南北自來去遲爾青春深過予碧溪路

香溪集卷三

詩

寄題餘姚嚴公堂

漢家蒲車邀客星，嚴公高舉鴻冥冥。故人作帝且不屈，肯復俯首趨羣卿。姚江知是公卿聚，鄉人尚敬陳山墓。（嚴公墓在餘姚縣陳山）寧須封鬣臥麒麟。古隴荒涼名自著，徐侯健令聊絃歌。草鞠犴圄庭張羅，作堂縣圃得面勢。正見列岫青峨峨，堂名不爲游觀設，標榜嚴公仰前哲。令方冰蘗事清修，日企陳山思砥節。世人慕貴不足論，下馬泣拜汾陽墳。令今但望釣翁塚，好尚與俗眞猶薰。往聞范公當守睦，嚴瀨奉祠初結屋。至今壓水抗軒楹，高椓簷牙映喬木。此堂徐侯能始基，後來繼者知爲誰。堊丹他日倘漫漶，補理勿廢茲良規。

歎旱（時年十八）

我行田間歎且驚，田間旱塊紛縱橫。荊榛惡草亦枯瘁，雖有稷黍何由生。田邊老人爲予語，欲語先愁淚如雨。老兒百指住山西，世業農桑不工賈。年年此田收好穀，玉粒長腰舂百斛。公私取給有贏餘，作飯爲糜肥口腹。今年旱種良辛苦，抱甕澆畦寧入土。囷傾舊穀已無餘，新穀踈蕪復如許。年年百指無憂畏，今年百指俱憔悴。餓死塡溝自不辭，只愁逋負官家稅。卽今官稅催輸入，督吏臨門如火急。老兒可是樂歲

呼。其奈黍頭無一粒。我感翁言情激烈。卻笑老翁言太拙。爲陳天子有深仁。子惠窮民念民切。況今官府皆時賢。會將租眚都蠲捐。庶幾儉歲亦得飽。且與爾曹圖醉眠。

戲贈蜀僧清鑒六言

西川有一鑒子。非銅非鐵非鉛。不假江心百鍊。自然本體精堅。從來無臺可安。墜磨拂拭都捐。歷歷森羅萬象。豈分胡漢媸妍。旁人不敢窮窺。照渠肝膽懸懸。東來吳越萬里。依舊虛明湛然。識者知爲法寶。不識酬之幾錢。泥塵埋沒不得。光透三千大千。

讀長門賦

阿嬌負恃顏姝好。那知漢帝恩難保。一朝秋水落芙蕖。幾歲長門閉春草。自憐身世等前魚。舊寵全移衞子夫。獨夜不眠香草枕。東廂斜月上金鋪。曉驚永巷車音近。失喜疑君枉瑤軫。臨風望幸立多時。卻是輕雷聲隱隱。年年織女會牽牛。百子池邊侍宴遊。自從一落離宮後。無復穿鍼更上樓。長記髻年聘時節。愛深金屋寧衰歇。而今遽學冷如丁。不解向人佯暖熱。愁看空樹集珍禽。孔翠追飛鸞鳳吟。顧步深嚬生悵望。伊誰一爲迴天心。人言消渴臨邛客。天下工文專大册。黃金取酒奉文君。願悟君王賜顏色。賦成果得大家憐。鳳背煎膠續斷絃。不似昭君離漢土。一生埋沒犬羊天。

上李舍人

李侯半天霞。絕俗幾千丈。平生有勁氣。傲岸力高尚。波濤驅筆底。萬里一奔放。清風凜鬚眉。挺拔舍人樣。

蚤以鴛鴦姿簉羽邇天仗拖綬奉朝請論列專靡讓言辭劇酸灼貶竄辱傷謗官資如馬足曾不異怊悵宴遊長笑傲忠鯁期自諒江山窮賞目搜抉歸吟唱于今富篇章態度難悉況精清極孤高麗雅略談浪乘豪騁雄怪句法時跌宕端如撫良琴杳默變清亮連篇時諷詠殘寢每輒忘我慚語俗下有類牛鳴盎遽耳咸池音吟魂驚沮喪聞之良匠氏侏儒非冗長醫師兼百藥馬勃用或當徵言出堂下挈手煩叔向倘許揖戈鋋願奉詩壇將

送徐彥思倅建安

君不聞詩人一席眠隆窮夜泊建溪微月中猶能即事慰岑寂隔簾朗詠看朧朧今君笑擁簪篴去正有繁花明驛路修程百越渺風煙發興自應多麗句知君踔越是名流朱紱聊煩佐上州貳政少安郎能困卻登要路贊皇猷西風略略搖征旆過往題詩援離袂武夷鶴膝杖扶羸寄我他時訪松桂

擬李太白笑矣乎

笑矣乎笑矣乎交情貧富古已殊翟公底用門間書爾眞自爾我自我囂然將奈吾何如笑矣乎笑矣乎世人那得相賢愚是非正用一理歟目光莫着牛背上但付捧腹聊盧胡笑矣乎笑矣乎是生百歲猶蘧廬勿謾辛苦愁其軀丁年無事且須醉可待華髮傷頭顱笑矣乎笑矣乎馮讙悲歌食無魚少陵老跨東家驢寧如三高飽斫鱠坐嘯一舸凌煙湖笑矣乎笑矣乎相隨出關漢兩疏散資千萬荀隱居彼皆棄置慕閑逸得間何乃翻區區君不見向來熱手勢莫俱側肩羹沸權門朱又不見元家胡椒八百斛石家水

碓三十區．只今人骨久已朽．空餘古塚號寒狐．

龍游吳宰因勸農過寓居

令君剖劇久推賢．人謂賢如百里天．最績已優恩已洽．訟堂無事日鳴絃．夙駕勤民力勸耕．肯停車軌訪柴荊．誰言羈旅知交態．君似春風不世情．阡陌東西馴雉鳴．陌頭父老望前旌．爭言字我今三歲．眞是冰清見底清．雲根仙館駐鳧飛．倚閣遐觀笏拄頤．但賞春山多勝事．不知桃李被恩私．

龍游王丞相過寓居

邑丞族望邁平章．謙槩能過白板扉．應是德門流慶遠．清芬今復繼烏衣．

能事知君不負丞．況逢令長著賢聲．同心坐了公家事．那有空書紙尾名．

君家丞相世豪英．字畫文章不朽名．盥手何時披墨妙．烏絲欄上看眞行．王丞欲以其祖荊公墨跡相示。

四月一日偶成三絕句奉勉諸友

春風澹蕩氣清和．又見陰陰夏木多．試問社中同志士．經春學力竟如何．

日正舒長好著鞭．會須聞早慕高堅．君看少壯荒嬉子．多向衰遲卻諱年．

讀書意緒戒荒蕪．要使心清一事無．過眼飛光流水急．莫矜頤頷始生鬚．

送李國佐還三衢

昔人好與勝己處。今世陋學多專愚。惜哉計出栢馬下。往往自足令人吁。子今年少且競爽。徑拂歸袖眞良圖。人言十步有茂草。行矣求益無躊躇。

送趙安伯縣丞之任婺源

邑丞淸操如臞儒。人言帝宗千里駒。燃膏夜絕學更苦。下筆欲命騷爲奴。往年給札試西省。堵牆學士紛驚呼。歸來汀草亂袍色。上食日向庭闈趨。君家先烈今誰如。江州黃州忠義俱。綠林豪客爲蒲伏。刮腸洗胃投戈殳。我方三歎揖盛事。欲紀勁節慚才蕪。君其努力濟世美。儻登要路須捐軀。春流起栝花芬敷。取別草草如驚鳧。君逢後日南來客。莫忘書札貽潛夫。

淩霄花

栽松待成陰。種漆擬作器。人皆笑艱拙。往往後得利。君看植淩霄。百尺蔓柔翠。新花鬱煌煌。照日吐妍媚。風霜忽搖落。大木亦彫瘁。視爾託根生。枯莖無殘蔕。先榮疾蕭瑟。物理固難恃。淩霄亟芳華。衰歇亦容易。

題武康唐伯南掃月軒

竹影掃秋月。乃是仙人詩。至今幽隱士。想像沙塘陂。開軒嘯長風。坐看山月吐。修篁出淸姿。會作婆娑舞。莫遣兒輩覺。此樂無人知。誰家復多竹。風月同幽期。幸當語竹弟。俗士久唼喋。主人儻無嫌。爲掃石上月。

寄題鄭亭仲可友亭

鄭君坐交窮。結柳窮不去。無朋長獨立。老大荒村住。荒村掃人迹。取友惟西山。當應愛山標。可望不可攀。

牽蘿架風亭。巖巘揖高調。修簷人危碧。阮眼坐相照。嗟今輕薄子。對面生九疑。寧如友眞山。貞質終無移。憐君意超超。愧我勞忽忽。未共結交心。漫負心脾骨。

四睡次茂載兄韻

門外啼鴉暗柳濃。華堂翠幕度香風。流鶯不識夢魂遠。自向窗前訴落紅。春

水亭珍簟臥瑠璃。日暮涼生小雨催。誰刺蓮船過前渚。榜歌聲落枕邊來。夏

小窗臥冷聽吟蛩。半擁輕衾乍怯風。清夢不成空有恨。蕭騷疎雨打梧桐。秋

滿面風霜道上兒。箝銜口角甲生肌。幽人只有高眠興。雪擁柴門了不知。冬

暮春病起

病起春深白晝閑。瓦松花老掩柴關。坐調心息無浮念。沈水烟銷古博山。

老去長閑百不營。推書習靜更眞清。西窗日脚雞篩動。時有飛蟲撲紙聲。

浦江華藏寺如勝上人欲募施者開田佐僧供以長老皎公書來求予詩作二十韻奉勉

浮圖謝朋親。屏跡藏巖幽。多規脫徭賦。豈必皆禪流。自言佛遺經。墾土爲窓尤。不耕徒穀腹。何異鼠雀偸。

告之勿浮食。須當力鋤耰。前修舉鍬事。千載垂風猷。奈何啞羊僧。百語不頷頭。皎公老禪伯。雅慕吾孔周。

其徒有如勝。用意非常儔。欲開千畦田。更辦兩具牛。率彼枯木衆。躬耕食其秋。釋門有添丁。乃翁坐無憂。

與國助耘耔。疲甿庶其瘳。此志良足嘉。感之歎綢繆。昔聞白黑衆。十萬俱清修。鳩金置千畝。給供無時休。

於今豈無人勝也當尋求長途觸隆冬一衲寒颼颼朱門立雪久歡喜無生愁作詩勸勇往以俟歲晚收

郊行探春得梅林攀玩爲樂因成詩示偕行

公不見白衣居士春風裏浪走尋芳南澗底要且深紅躑躅花不辭辛苦行三里吾人風味復不惡異代幽情敢相擬故穿密竹過山腰卻下橫橋度沙觜寧甘著腳踏殘雪正欲搜春訪桃李天寒桃李都未花只有山梅破紅蕊低攲巖石俯蒼翠倒影方塘照清泚臨風一嗅忍迴頭細看長吟聊徙倚牽花及此嘗作意歸把疎香泛浮蟻莫令標落亂飛空惆悵殘英隨隴水

次韻樓仲輝郎中游天王寺登城晚歸

燿燿城頭五丈旗萬人鼙鼓事增陴念當拔白俱登守恨乏驍雄濟一時

春來物色已爭妍梅柳低昂古道邊放步徑從蓮社去逃禪要學飲中仙

歸路行吟慘夕風愁煩聊遣酒兵攻也知念國髭鬚白不忘朝廷醉眼中

次韻端臣姪感興

日車走長天刼刼不容息坐令韶稚子面有凍梨色崎嶇百年內貴賤俱物役獨往屬幽人膏肓嗜泉石伊予眞愛山所向留屐跡遙岑難歷腳望望憐寸碧阿卿昨遠遊厭俗眼常白歸來對家山隨遇有餘適哦詩洗窮愁感事念今昔婆娑碧溪上俛仰欣自得應嗤曩行路萬事等兒劇相期從此始幽賞旦連夕

次韻婺守林懿成檢正游赤松

寶積峯前露朮香。使君行旆照晴陽。佳遊會自希高躅。可是空尋叱石羊。

黃堂流化古風還。夙駕勤民隴畝間。已變呻吟作謠詠。山中那用覓還丹。

紫煙仙客古祠堂。青士蒼宦乞道傍。想見隼旟穿翠帳。有人迎路曉騎羊。

殿邦政蹟茂堂陰。着屐題詩寄意深。應有高人陪皂蓋。煙蘿深處得幽尋。

次韻端臣姪喜雨

初弦落微月。草宇夜岑寂。追涼拂桃笙。伸欠聊偃息。檐榮忽飛雨。散亂銀竹白。避漏起移牀。青燈暈空壁。曉看蛙入戶。時有燕爲石。是節正驕陽。敲煩火雲赤。煩蒸等坐甑。百體勞按抑。良苗憂槁暴。空有庭樹碧。借免抱龜腸。猶應困蔬色。炎埃今一洗。萬井沐甘澤。望歲卽交歡。寧容須暇隙。相逢如得酒。醽飲莫餘瀝。

送別姚令聲刪定還諸暨

昔嗟九載一相見。伊我與君俱賦詩。只今又話十年別。樸被可辭同宿期。相歡美酒如傾水。我歌日暮驚風起。惜君抑塞抱奇才。拳跼騕褭垂兩耳。漢朝公卿忌賈生。世路古已悲難行。如君不入中興用。脫帽置酒來耦耕。君馬欲東還語別。細雨黃花正愁絕。一尊不更苦留君。後日空嗟共明月。

示姪

華顛老學似秉燭。及壯貴在勤書詩。男兒不解事文筆。何異婦女留鬚眉。予生早已度弱冠。畋漁籍素常嗟遲。爾今年纔十八九。著力鑽礪誠當時。胡爲講道率麤滅。浪自閑散多盤嬉。或時使酒昧檢束。怒罵戚

獲驚分披。我旁聞爾作氣勢。憐爾放驁如癡兒。人生稟受性不惡。鞚馭要使知高低。常時見爾亦遜順。頓以狂藥生尤違。便當懲艾悼往失。痛戒濡首疎尊卮。專心蓄力玩經笥。調護氣術循繩規。吾言一日可三復。勿謂浪語無資裨。

示友

忍過事堪喜。斯言良不欺。當須去鉗忌。佩服西門韋。君看朋徒間。契闊多暌離。胡不事久要。有酒歡樂之。顧於毛髮輕。溢惡相嗔嗤。平生結情好。一旦成乖違。譏訶起交攻。醜語剝面皮。空貽兩不快。呀喘如筒吹。吾聞西山翁。棄惡怨用希。男子固尚氣。何以睚眦爲。請君謝犬尾。脫略除嫌疑。自然鄰曲交。耐久歡相持。倘復不自慰。君當讀吾詩。

送張子經撫幹還臨安幕

一作暌離五換年。相逢道舊各欣然。已陪文酒四百刻。更得車斜二十篇。君家閣老名能賦。蓬萊扈遊方遇主。忝曹奪李杜陵翁。句律從來付宗武。如君才藻信踰人。著帽猶爲入幕賓。別去當須自珍寵。行看策足出風塵。

送葉彥益縣丞之任江寧

君不聞。赤縣詩人書案牘。兩衙苦被官拘束。自嫌不辨世間忙。猶得吟看縣牆綠。今君器度鼎函牛。爲丞烹鮮餘地優。更當淥水吳京邑。豪士新亭舊勝遊。去追禮樂羣英盛。豈復區區勞貳令。兩株松下日長哦。

會有劉郎五題詠．能來取別思依然．爲我津頭一繫船．解手看君有知己．吹噓高翮上青天．

對酒分和杜詩

桃花朱朱李花白．高柳花邊出多碧．雨中物色更芳鮮．未礙劉郎中一石．醯酣裁詩角險麗．坐人豪逸俱勍敵．但令得醉復長吟．山雲從爾生虛壁．

遊赤松觀

靈祠丹井餘眞跡．祠下老松森百尺．仙子騎鯨去不歸．癡人猶問山中石．

次韻茂通弟立春四首

物華俱入發生辰．喜見花梢刺眼新．便好銜盃嚼紅蕊．不須枝上火燒春．

青青覆雉麥畦肥．柳線輕黃拂面垂．擬贈物華無麗句．徒慚口業未拋詩．

春生稚戲我難同．聊復題詩方絮紅．忽得池塘夢中語．知君句律有新功．

富人百屋看錢堆．不省東風幾日來．報答春光須我輩．要當劇飲縱歡咍．

贈清鑒上人

川勸直下生馬駒．早追奔電越國都．至今不肯著槽廠．蹴踢萬里浮江湖．我來古寺長松下．邂逅解包逢蓑蘿．尚看秀色帶峨眉．墨玉貫珠常在把．問今客路迷風沙．得無勞苦行天涯．笑言煩惱眞佛事．去家千里猶吾家．休公昔生我鄉曲．一鉼得得遊西蜀．鑒今卻自蜀中來．好住蘭陰結茅屋．

寄題趙叔才秀芝堂

君不見邯鄲邑令昔好奇強指金燈花作芝得非美瑞世罕見遂假凡草相漫欺君家聞有眞三秀近出高楹照簷霤不須仙客費耘鋤協氣蒸成自榮茂信知爲善來嘉祥得此上藥扶年長庭階令子映蘭玉要使如芝冠衆芳

苦寒行

君不見詩人著布裘願得大裘一萬里又不見詩人歎茅屋願得廣厦千萬間重堂複宇御狐白今世誰念人多寒我衣穿空垂百結蓬蘿蓋頭四壁裂卻顧悲號窮獨人露宿牛衣冷如鐵

凄涼行

君不見神羊觸邪世不省舜馬應節披華衣又不見屈軼指佞沒空草合歡蠲忿生庭墀勳華一去幾千載神羊屈軼令人悲二物不可見我悲何日忘喧啾聞反舌炎夏亦凄涼

三月二十六日夜同端臣端杲姪觀異書效李長吉體

楊花亂落青春暮燕拂簾旗傍人語縹壺買酒洗春愁迴風落日簷花舞赫蹏斷爛千載書青燈照字驚蟫魚冬烘老生時自哂安用盤盂學田蚡

四月十六日同弟姪效李長吉體分韻得首字

黃梅雨歇春歸後搏黍哺雛鳩喚婦紅殘小頰蹊上花翠刷濃眉陌頭柳籜痕半脫烟篁瘦露裛幽香逗

書牖雲容漠漠曉陰愁麥信風前一搔首

偶作二首

晏食聊當肉緩步聊當車身閒貴莫比心足富有餘時飲一盃酒歷觀千載書正爾良獨難亦復將何須飛花拂簾幌亦有關籬牆隨風各偶爾何足較短長富貴眞傳舍易人豈其常寄語窮巷士少安無自傷

狂泉

昔有大荒谷水以狂泉名國人皆飲泉狂顚率無寧一者自穿汲乃獨能常醒國人既皆狂反見不狂驚顧謂不狂人無乃鬼物憑不然是狂疾救療當痊輕施針灼灶艾膚肉無全平而彼不狂者彼虐楚不勝賁然走泉所酌飲不敢停既飲卽亦狂萬慮皆迷冥其狂與衆一衆始歡相傾世事今亦然嗟哉感詩鳴安得跨鵬背獨往遊天溟寄謝彼狂子酌泉吾不能

次韻茂永兄論有無之作

磨甎不成鏡畫餠不可食談空如畫餠要匪實消息泥有如磨甎未免見排闢籌量有無中背道費尋覓先天爲心祖此事冥太易空毋墮渺茫有勿著聲色勿同半生滅邪見徒役役萬有齊一虛寥廓鳥無跡至虛本非無豈謂滯神識佳哉僧肇論妙意眞的的（僧肇云齊萬有故虛曉至虛之非無）

己巳十二月二十九日同端臣端杲姪觀王右軍帖幷晉書以白藕薦酒成詩

星回景急歲聿除更長燭明坐蓬廬東風夜半欲入律萬木先已爭號呼小阮過予足風味共觀古帖披

前志秋蛇綰字右軍書。朔馬騰風東晉記。紛紜萬古浩無涯。且談白藕傾流霞。分甘恨不如舩大。空想峰頭十丈花。

香溪集卷四

詩

池上晚酌

雨餘池上興悠哉。坐蔭藤花藉石苔。白鳥聯拳相對立。紅蕖粲豔一時開。吐吞月色雲濃淡。經緯水紋風去來。幽事相關心自樂。岸巾獨嘯更銜盃。

題雙清堂

市合喧卑外。堂開磊落明。大山橫面勢。積水帶亭瀠。野靜讙蛙斷。林幽獨鳥鳴。杜陵詩句在。心跡喜雙清。

陶潛詠

五箇門前柳。千年身後名。掛冠眞避俗。自祭頗忘情。且進杯中物。何勞絃上聲。詩篇經李杜。猶得擅精清。

次韻茂永兄首夏新晴

燕落雨知節。鳩鳴天欲晴。行雲飛斷碧。斜日漏微明。筍上竹三徑。苗肥田一成。野人知得飽。索酒坐班荊。

題茂安兄藏春園

春入名園何處尋。劉禹錫春有情篇云春情何處尋。東風引步上崔嵬。平凝四面雲嵐合。曲折一邱花木深。碧草華滋迷絕

徑綠蘿陰影護芳林韶光向此知歸處長與先生供醉吟

題茂安兄秀野亭

山作屏風雲作籬岩巖亭子俯漣漪絕知此地風光好直爲主人心跡奇側塞亂花紅被徑檀欒高竹翠綠陂惠連自喜陪幽賞判卻歸時倒接羅

次韻茂通弟晚晴

浮雲捲盡綺霞明藜杖扶行得晚晴斜日水邊鷗鷺影孤烟林外鵓鴣聲且從樂處安心地可向艱時觸志兵幽意欲言言不得因君聊復勤詩情

歲暮喜晴

晴山喜見曉巉屼笑出蓬門不暇冠風掃斷雲齊萬弩日融殘雪上三竿早黃楊柳漏春信晚翠枇杷凌歲寒從此林芳入幽賞凍醪新壓味甘酸

初冬郊行

空闊野雲疎行行思鬱紆露花啼晚菊風葉舞高梧日落牛羊下天寒鴈鶩呼卻回南澗路暝色擁蓬廬

遊嚴州景德寺

出郭雨初霽到山雲欲無老松看偃蹇幽徑上崎嶇佛屋藏巖曲天花舞坐隅向來愁絕意此地一醒蘇

雨後出郊二首

晴景收林靄。春郊賸物華。麴塵官道柳。粉豔野牆花。竹裏草亭古。沙邊苔徑斜。遣心知有處。發興渺無涯。
扶輿穿密竹。度徇過前溪。霽色烟横野。春聲水繞畦。映山行白鷺。遷木韻黃鸝。客裏貪幽事。歸時日已西。

登富陽觀山亭

弭棹依寒渚。登臨俯碧川。斷雲征海鴈。椎鼓過風船。水闊天低樹。山空日暝煙。擬題江似練。終愧謝公賢。

張子經示所得後湖居士詩及書札。想見其人。寄意短韻。

後湖翰墨眞追古。前輩風流獨到今。二月書題看六紙。一篇詩律抵千金。周郎酒裏君相得。韋九花間我欲尋。飯顆山頭如會遇。殷勤爲道仰高心。

次韻端臣姪晚行南溪

幽草轉溪路。瘦藤扶我行。鰷魚知有樂。鷗鳥共忘情。嶂嶂望中色。軋軋何處聲。賞心成朗詠。巢鶴不須驚。

課畦丁灌園

連筒隔竹度流泉。約束畦丁灌小園。拔薤自須還種白。刈葵輒莫苦傷根。瓜疇准擬狸頭大。草徑隄防馬齒繁。努力荷鋤當給酒。無令榮把乏朝昏。

春望二首

岑樓上獨園。高檻俯平原。野秀風烟合。春深草木繁。晴山明歷歷。遠水去渾渾。興出青冥外。心隨獨鶴翻。眺聽不知暮。徘徊聊復吟。歸雲迷近谷。去鳥度前林。長日憑高目。傷春望遠心。邊方殺氣在。天北慘沈陰。

讀孔北海傳

歎息東京亂忠推北海豪未容禾女鬼輒代卯金刀義槩秋霜勁英名白日高猶應凜生氣遺恨失吞曹

春雪晚晴出西村

步屧尋春犯雪泥村南村北鵓鴣啼墮梅殘白猶明樹著柳暗黃初映堤風景快晴雲擘絮江天未暮日懸規最憐碧漲侵沙尾更傍橫橋一杖藜

送周西美主簿之任祁門

君向祁山去修程幾日期江天梅子雨驛路橘花時知迫循陔養寧辭糾邑卑美才無不適鸞翮豈棲遲

次韻陳叔永山居二首

聞君結屋廬幽意枕山隅剪竹開三徑栽桃課百株眼根長寂寥音歷心地不崎嶇試問新詩句能窮勝事無

子方誇小隱我亦愛深居出補登山屧歸攜帶月鋤旋沽新漉酒聊駐故人車有此幽棲樂雖貧亦晏如

西園

路入西園綠苔我來倚杖一徘徊霜林有樹葉皆落風樹無人花自開奴橘甘酸千百顆侯梅蕭薄兩三栽幽人自是便幽勝終日孤吟只費才

戲效白傅體送姚刪定

侮客長年嗟久客。交游此地喜偕遊。後溪水接前溪碧。小響峯連大響幽。千里家山千里夢。一春風月一春愁。今朝共話明朝別。取醉君無不醉休。

避盜泊舟武康遠光亭下與同行分和杜工部詩傷秋及宿江邊閣二首

帶郭人烟少。通村徑路微。水光浮棟宇。野色動窗扉。小樹無重數。前山不合圍。艱危鄰虎窟。奔迫詭牛衣。白舫竟何適。丹楓看卽稀。西園小茅屋。知復幾時歸。

客子舟維岸。人家樹作門。西風秋慘切。南鵲夜飛翻。惻惻驚心折。韃韃戍鼓喧。若爲容足地。廣大自乾坤。

遊南山晚歸二首

樂事愜幽討。閑情便舊遊。梳風修竹晚。掛日老楓秋。一飽桑門飯。百忘塵世憂。蕭條茅屋下。可以縱冥搜。

荒荒日已暮。迴首與何長。秕稬紛乾穢。森疎嘯折篁。水枯山石露。風晚野花香。歸臥前簷下。詩成小雨涼。

賀茂寬兄賜緋

褒功傳紫詔。錫服下丹墀。朱紱榮書記。銀章付拾遺。爲鳧隨步趾。象笏映鬚眉。更卜垂三組。它年佩陸離。

李修撰哀挽二首

三朝推舊德。四海仰高名。起起方驚夢。嗟嗟忽奠楹。木冰傷達宦。薤露寄哀情。矯首西山下。懸河淚已傾。

公欲攀琪樹。天今墮玉棺。生前紆白艾。身後跨青鸞。令子清規在。遺書舊墨乾。英靈今已逝。千古一長歎。

冬日行蘭溪道中六言二首

雲頑欲雪不雪梅凍將花未花荒草狹蹊山路斷橋流水人家瑟縮鴉柄古枒聯拳鷺立回塘水際風低白葦隔村時見牛羊

忘言示曾仲思

范叔初非辯士曾子本同道人歡伯解兩家難忘言一笑相親

春日行蘭溪道中六言

遠草連雲碧積繁花照日紅酣信馬貪看春意不知錯過村南

次韻茂通弟郊行見梅

好風催冷蘂上番卽芳葩春色獨先得年芳誰復加日邊看暖豔雪後識眞花吟翫歸來晚江村月照沙

次韻端臣姪七夕

萬古東西隔女牛停梭期會豈悠悠蝦蟆輪破靑天暮烏鵲橋橫碧漢秋莫放癡兒懽徹曙且容老子強登樓槐瓢更取天漿酌一洗胸中萬斛愁

贈光上人

道人工小筆梅瘦竹嬋娟更學有聲畫不參無眼禪一枰聊復爾七馬獨超然爲足前年句眞成續斷絃

上人往者訪予出示李伯時所畫七馬仍求予詩嘗坐上口占六句今復來求足前篇因續成四韻故云

張生夜載酒相過

夜卷一鉤簾衣寒覺露霑．未驚風割面．且看月磨鎌．玉椀鵝兒酒．花斑虎子鹽．張公鷄黍舊．歡笑了無嫌．

幽居

幽居長杜戶．竟日少來人．花動蜂兒去．簾垂燕子嗔．脫巾慵不整．得酒醉仍頻．養拙風塵外．吾寧愧此身．

寓龍邱次韻茂永兄見寄

夢想常懷兄弟賢．何如合眼到東川．客居自幸貧無事．歸計猶須大有年．一丈席間方隔闊．萬金書意要頻傳．詩筒更喜如飛鳥．願乞（去）聲清新一百篇．

端旻姪示遊花藏寺詩且道皎老相問意因次韻併煩爲簡皎公禪師

子到祇陁舍．經行幾屐穿．想當吟出月．不奈思如泉．眞界飛花雨．寒山落木天．皎公知好在．香室夜安禪．

次韻茂載兄偶成二首

自笑踆踆走海邊．棲遲已與俗相捐．誰憐乞米問盧老．懶以無薪告仲連．案上三盃朝不飽．膝頭一榻夜驚穿．詩人未用生羞澁．尙覺囊中有一錢．

君看如絃死道邊．由來忠鯁世人捐．劍除佞士朱狂直．笏擊姦臣顧少連．莫以古人薪薄俗．空嗟齊軸運方穿．齒牙枉插於菟口．見說官家廢料錢．

送歐丈朝請赴闕

祖道春風外．傷懷野水濱．親盟丈人行．才力棟梁臣．好去鞭高足．榮期攄要津．人言宣室召．未棄賈生貧．

春飲分章字韻

傳盃行美釀擊鉢課名章月借全窗白花分小樹香人情歡不盡道術醉相忘雞黍襟期厚渠論漢范張

次韻富修仲見贈二首

故人欣面款令我得眉伸意有千金重詩無一字陳清規看後裔賢業想前人會續安邊策何當謁紫宸

幽棲長懶放野性恥浮沈避俗眞成癖居山恨不深感君來辱意契我願交心但愧瓊瑤贈才枯欲嗣音

過嚴州烏龍嶺

何年龍脊破鱗皴應是風雷役鬼神曲折鑿開南北路去來老盡利名人秦雲楚樹青天外禹穴肯山滄海濱下視蓑城如掌大市聲啾唧暗紅塵

次韻翁承之見寄二首

人情巇險摧車路世事變遷鳴屐廊白分北宮長糲食懶從東壁借餘光林廬雪後梅含白籬落天寒橘孕黃幽意只應君共醉何時拂石對傾觴

伊我索居吟雪屋懷君獨夜步風廊語離尚憶三春暮共醉曾分一日光忽喜斜封書絹白更傳妙語色絲黃遙知發興虬松下白眼看天自舉觴

懷曹宗臣併寄

閉關自喜脫愁籠未愧柴桑避俗翁黃孎引人千里夢青奴借我一窗風綠葵紫蓼園蔬課白葛朱藤野

步供。尙想故人懷別久。論文安得一樽同。

次韻伯通姪歲暮卽事

世情分付與東流。舍梗徒勞百念浮。但使心源長寡欲。便知樂地本無憂。處身忌作燕巢幕。脫事要如鷹掣韝。節臘好同營一醉。幸逢開泰戢戈矛。

悼致政樓少師

雅望題輿早已賢。高風晚歲更超然。笑收劍佩遺榮路。獨往山林事引年。行馬正看光梓里。臥麟忽嘆掩松阡。鄉州耆舊今垂盡。忍見山頹重涕漣。

身後儲休世或同。生前有耀孰踰公。班衣五采樞臣貴。寶帶萬釘天眷隆。終始哀榮時共羨。丕揚寵贈會追崇。遙瞻素旆愁雲外。慘澹悲歌立晚風。

寓居蘭溪地濕臥病

病怯簾疎雨到床。雨餘山靄上衣裳。宵攜冷杖強看月。曉傍暖簷貪向陽。禦濕要須謀日飮。乏資深恨値年荒。所須藥物眞吾事。麥麴山藕音等今滿囊。

次韻端臣姪同遊藏春園

探春着屐犯榛荒。更入名園轉曲塘。紅認蔬畦憐小甲。白尋梅棧得幽香。全同花下迷山簡。只欠池頭語葛強。吾土信多行樂地。絕勝酒裏到家鄉。

次韻端方姪喜雪兼簡端姪發一笑

川原恍若白崖天屑玉輕明瑞有年折竹掀轟宵暗積欺梅豔溢曉相鮮當知破耳衝風出未似蒙頭正晝眠呆日能憐有貧者不須更作寄天牋

送王大聲

腹藁才名第一流只今偃蹇困吳州牛腰但使詩章富鶴髮寧論歲月遒恥傍朱門隨掉尾獨尋青嶂釣槎頭知君高勝如松竹不遇猶爲蕭洒侯

茂載兄燕兄弟預者六友宜盡觴詠之樂茂寬兄有詩因次其韻

南北東西遇合疎偶然良會足歡娛豹胎供饌斥魚婢雀舌試湯分酪奴花萼成詩多共賦竹根有酒不須沽借令六逸無人畫也勝當年九老圖寬兄有寫作蘭汀六雁圖之句故云

香溪集卷五

雜著

讀老子

萬類莫不共由謂之道。在我得之謂之德。仁也。義也。禮也。智也。皆得之在我者也。故四者異名。總而名之曰道。若所謂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之類是也。亦總而名之曰德。若所謂君子行此四德之類是也。然則在我得此道矣。以止而覺焉者言之。則謂之仁。以履行而言之。則謂之禮。以行得其宜而言之。則謂之義。以知仁義禮之用而察焉者言之。則謂之智。是特其名異耳。豈道與德有二哉。豈仁義禮智與道德爲六哉。仁之覺。智之知。亦非二也。智之知。知之用也。仁之覺。兼知之體而爲言也。禮也。義也。智也。雖不可謂之仁。而仁之覺無不在焉。猶元氣之發生謂之春。至夏也。秋也。冬也。雖不可謂之春。而元氣未嘗不行乎其中。物雖彫落於秋。終藏於冬。而發生之性未嘗不存焉。此易所以謂仁爲元也。然則道德仁義禮智。初非有二也。老氏之書。乃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是豈老聃之言乎。且以老聃譬之。以其姓稱之則曰李氏。名稱之則曰耳。字稱之則曰伯陽。謚稱之則曰老聃。然其人實一人耳。謂李耳與伯陽爲二人可乎。謂失李耳而後爲伯陽。失伯陽而後爲聃可乎。使老聃誠知道。則是言非其言也。豈

後人附益之辭耶。昔者曾子言孝而曰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孟子言仁義而曰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以參與軻之言。求之仁義禮智初非有二。謂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奚可哉。學者讀老書。宜愼所擇。

讀管子

東周無齊侯。東周當如何。曰。周不國矣。齊侯無管仲。齊侯當如何。曰。將不得與於諸侯之盟。管仲相齊侯。九合一正。爲霸雄長。威攘夷狄。使斯人得不被髮而左其衽。是仲之功。與稷植禹教相上下。或曰。仲不能王其君。而區區佐以霸道。故孔子稱其小器。蓋不其然。齊侯霸則周苟存。齊侯王則周必亡。齊不亡周。句復焉得王。王則周必亡矣。管仲俾其君尊周者也。方俾其君尊周。又焉得王其君乎。天王使宰孔致胙於齊侯。命毋下拜。齊侯遂欲不下拜。而謀於管仲。仲進不臣之戒。而公猶以三代受命異同爲問。仲因詭以三祥要之。公因懼而下拜。恐隕越于地。是仲俾其君尊周者也。仲痛蒼姬無令王。可輔以興東周。姑卽齊侯而翼戴之。使文武不至不祀。責不王其君可乎。孔子薄仲之三歸反坫。以爲不先自治。故曰小器。已而美其功。則又曰。民到於今受其賜。是非無取乎仲也。仲言強國安民至矣。人君苟卽其書擇可用用之。猶足以致一正九合之盛。秦漢而下。未聞有致君若仲之相齊者。而乃高爲虛言。陋仲不王其君。何謂哉。

讀周禮

周公作六典。謂之周禮。至於六官之屬。瑣細悉備。疑其不盡爲古書。況周公驅猛獸。謂蟲蛇惡物爲民物

害者。而蠣氏云。掌去蠹黽。焚牡鞠以灰洒之則死。蠹黽不過鳴聲聒人。初不爲民物害也。乃毒死之似非君子所以愛物者。又牡鞠焚灰。大類狡獪戲術。豈所以爲經乎。司關云。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說者謂不出於關。從私道出。避稅者。則沒其財而撻其人。此決非周公法也。文王治岐。關市譏而不征。周公相成王。去文王未遠。縱不能不征。使凡貨之出於關者。征之足矣。何至如叔末世。設爲避稅法。沒其貨。撻其人。劫天下之商。必使從關出哉。此必漢世刻斂之臣。如桑羊輩。欲興榷利。故附益是說於周禮。託吾周公以要說其君耳。不然。亦何異賤丈夫登壟斷而罔市利。其爲周公何如哉。

讀曾子

世傳曾參書。述孝悌仁義陰陽之說甚著。雖不皆底於道。要與齊魯論。孔子家語、禮記、等書言相出入。亦宏揚姬孔之一助也。班生志儒家書。有曾子十八篇。今其存者十篇而已。不知餘八篇爲何等語。而脫亡於何時。隋書錄曾子兩卷。與今本同。意其亡於魏晉之間也。

讀鄧析子

劉向校除鄧析中外書。定爲二篇。其言大抵根於刑名。毫於老嚴。而茨棘蕪於聖道。謂堯舜爲不厚子。謂周公爲不厚弟。謂左右結舌爲明主。謂委任臣下爲亡國。謂盜跖不可禁爲聖人之罪。卯誣橫異。徘之王制。可逃誅乎。向令駟歂殺析。幷竹刑而燔滅之。則距詖放淫之功。與辭闢等矣。効尤遵繆。是爲子然之譏。方之甘棠。豈其倫乎。

對秦問

或問秦始皇帝焚詩書以愚天下天下其可愚乎對曰天下不可愚也始皇之愚天下是自愚也愚其子也非愚天下也其焚詩書非焚詩書也焚其國也使始皇既焚詩書矣則今六籍非詩書乎彼散爲寒灰者特枯竹耳至若經之所以爲經固有不因簡策而存者矣況夫出於屋壁傳於老生雜出於名山神物之所守護固自若也其有爲秦焚亡者幾何語哉詩書既焚矣而秦之紀綱日以隳敗天下豪俊圜睨並起皆知搏神器逐走鹿其有爲焚書而愚者幾何人哉詩書不可焚也始皇焚之天下不可愚也始皇愚之徒使帝王之道不漸諸心仁義之言不歷諸耳計能遠築長城以捍邊鄙而不知荊卿匕首接於肘腋博浪之椎近起於屬車之下是非自愚乎始皇既沒胡亥嗣世自幽深宮不分馬鹿之異閹樂之禍已侵肌骨而猶不自知是非愚其子乎亥之愚趙高劫之高之姦子嬰誅之秦君秦臣內相吞噬而國隨以亡雖有咸陽宮室曾不足以供楚人三月之火是非焚其國乎自愚其身又愚其子又焚其國此始皇所以取譏萬世而不已也天下其何愚之有哉問者悚然悟去所言曰子言然吾今乃知天下之不可愚又知詩書之不爲秦焚亡矣

鐵工問丁未年作

予居香溪一日過旁聚落有鐵之工家窶甚視其廬蓬茨穿漏隘不踰五十弓僅竈而牀焉工手鞴而冶妻燎茅竹以爨試染指其釜則淡無鹺醯特水與艽藿沸相泣也一稚兒臥門旁嗚嗚然若啼飢其人皆

徽徽黧疲曳。殆鬼而生者。予憫然嘆曰。人之貧有至此極邪。解囊中錢千與之。工叩頭佩謝。如得兼金。又五年再至其處。則高墉華屋。朱牖戶而藍檻楣。予怪之。以爲工之蓬茨移他人矣。問諸其隣。曰。猶工居也。予益怪之。款門而見工。則充然其形。博頤大腹。被服鮮好。拜揖如禮度。延予升堂。羅肴陳觴。如多錢翁。昔之爨茅竹者。今釧縷臂釵插髮矣。昔之啼門旁者。今結帶裹頭厭梨栗矣。予愈益怪之。問工何遽潤屋及此。工曰。小人荷惠者也。敢不以實。始小人貧時。無以自業。特炭鐵爲命。而世久無事。所鍛治必農器。適歲荐饑。農不得利。率逋畝去爲末業。耕者日益落。吾爲犁銚鎛鋤。窮一日力。僅得一器。輒一月十五日不售。故甚窶如昔時。已而天下兵興。戈戟載路。人欲挾利刃。家欲藏銛鋒。以刀劍鏃鎬來謁者日塡吾門。吾昏曉事鑪鎚不得休。未半歲而有此屋。既一歲而生生之資大裕。今得擁裘纊安坐而飽吾腹。無餘憂矣。實小人之幸。予閔工言。□而去之。蹙然曰。嘻。工之幸。齊人其眞不幸哉。

泉志

距吾廬南不能五十步。有泉激激出石竇間。色乳味飴。與他泉不類。因坎竇下鍾其源。以供家奴旦暮爨挹。且釃溢流而渠之。與里人同其甘。鄰曲來汲。日數百器。泉之儲洩常自如。雖歲甚旱。焦川枯壑。而泉不知也。渠之汎灩而走音奏下者。與南澗合流。以西亂於香溪。汩汩窮晝夜。吾知其不至海不已也。夫泉之甘而利人也類有德。其不涸也類有本。其趨澗溪而期於海也類有志。人之育德有本。能日進而期於道。則其淵深閎大也必矣。吾於泉有感於是乎志。

馬喻

吳人習水而便舟。不熟衝轡事。雖畜馬。無能名其駑若駿也。有得千里驥者。縶之廐秣與下乘等。驥固不羣。騰跳槽櫪。有追風籠雲意。主人疇其氣之逸也而獰之。他日御以適廣野。試加策焉。驥久曲跼不自快。得騁則半漢而疾馳。又輒要駕奔踶。（踶徒計切）主人益以爲獰。市諸市而微取直焉。更得凡馬以歸。頑筋弱骨。短脅薄髀。而償資五倍于驥。效之途。則小步緩出。鈍不得前。主人顧喜曰。此眞名馬哉。飽以穀粟。終其生。范子曰。士有庸衆駑散者。皆寧餬珍甘斥厭餘以豢妻子。而世又貴之。則主人之凡馬也。至邁往士。意象豪逸。與世俗相齟齬。人每賤視之。往往側偪長貧。草萊不給。其不爲主人之驥者幾希。可嘆也。

舜蹠圖　善心／利＼舜　蹠　岡念狂　克念聖

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鷄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夫善利之念。間不容髮。一髮之差。遂分舜蹠。學者可不戒且懼哉。利不必謂貨利。凡有利心皆利也。今有人焉。修身愼行。服膺天爵而不倦。勤亦至矣。然而其心若曰。吾將以是有要焉。是爲利。非爲善也。必其設心措意。惟以自治而不求乎在外。然後可以謂之爲善。然則世之孜孜爲善者。豈易得哉。此所以爲舜之徒也。孔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孟子曰。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蓋聖賢之所謂利者。其凡例如此。予故發孟子之意。爲舜蹠圖。謂夫善利之念。起於心者。其始甚微。而其得失之相去也。若九地之下。與重天之顛。

又以謂雖舜也。一罔念而狂。雖蹠也。一克念而聖。舜去狂遠矣。在一罔念間。與狂同。失蹠去聖亦遠矣。在一克念間。與聖同體。人能於危微之際而得之。則亦幾矣。嗚呼。孳孳爲善。所以熟吾仁也。苟爲善而一罔念。則非孟子所謂孳孳者爲利之心。殆將乘間而起矣。故又以克念罔念之說。繫於舜蹠。好學之士。必有能知予心者。

心箴

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生兩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爲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是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耳目箴

他耳則耳。他目則目。世儒之學。因人碌碌。聾盲於心。聞見淺俗。我目吾目。我耳吾耳。中人之學。聞見由已。緣於視聽。徵之燭理。不目而見。不耳而聞。上知之學。德性是尊。無視無聽。昭然者存。

續丹扆六箴 并序

唐李衛公作丹扆六箴。獻於寶歷天子。分章措意。雖已篤忠。而辭乏剴切。或未能竭盡規儆。輒不自愚。猥繼其說。極人臣所甚患而難乎言者。以發衛公之諷指。亦古人象箴之義也。作續丹扆六箴。

宵衣箴

高高者天昏昕靡忒宵終則明人用不惑惟辟奉天視朝以明宵向終矣君當遂興宵終不明天謂失度宵終不興君胡不懼鷄人既蹈庭燎既煇鸞聲將矣敢告綴衣

正服箴

紂曳玉衣焚身之招靈紵估服爲服之妖冕兮袞兮夫豈不美靈胡爲異紂胡爲侈服侈服異商亡漢顯何如伊祁垂裳百年齊官十筒視古已縟踰斯益愆敢告三服

罷獻箴

配天立極家是九圍一絲一粟王田王機惟王畀民什一是私既私什一餘則不有臣何獻爲作君貪醜杯犀筯象君庖不充輕縑細罽補袞無庸焚裘郤蛤堯禹齊風

納誨箴

臣言劘上取喻批逆小斥大誅臣身何益臣匪干利君奚弗思凡厥鯁言君其聽之愎諫違人君實自暴人亦有言永矢弗告

辯邪箴

謂犬似玃謂玃似狙謂狙似人犬斯人如正視犬人人實殊遠不推類似犬自爲犬姦邪亂正猶犬人疑知人則哲辯似而非灼彼似非眞贋兩定邪姦既明亦克用正

防微箴

貂終危齊莽卒篡漢惟微弗防以及甚亂勿云何害狎彼濫觴盈科泌溢滔天作殃貂以熏身齊視猶戲莽憑國戚漢用弗忌流蛆啜鴆臣子攸諱觸瑟薦魚是眞細事

進學齋銘

今人之學吾不能知古人之學庶乎可窺進學之義古人與稽嗚呼今人殊於古者習相懸也不古不今者心之所同然也今之學者期乎人古之學者成乎天也古人遠矣獨聞而知之者得其傳也吾求諸天地天地有不言之教吾求諸萬物萬物有不言之益吾求諸人有善不善無非吾師吾求諸身目視耳聽手執足行動息言爲無非物則吾求諸心萬理咸備默焉而可得吾求諸性性吾天也天可學乎性不自性能無學乎古之人進乎進知至至之止乎止知終終之不進不止不止不能不進宜吾勤斯進而止則無進無學矣且尙何爲嗚呼力吾進所以安企乎古人也猶有進焉是吾有媿乎古人也思進以求止庶或有至乎古人也一斐浮空衆微從之成一拳石廣大之基其積不已邱山崇巍有見乎此則皤然崇成者初已形乎一斐之微進學之義於焉可推嗚呼安得知幾之士而告之哉

愚齋銘

吾弟茂清築便室而名之曰愚浚爲之銘以戒坐隅曰人初生性稟一區惟所習之則智則愚稽彼古人夫豈子殊厥有過人則不可誣古人之同飮食以居古人之異執德不渝子其戒之無迷厥初昔者子淵愚於道朱穆愚於書狄山愚於忠溍于越愚於儒北山爲愚公西山爲愚夫子其所謂愚者豈志是歟不

然則味菽麥迷魯魚守錢而金其穴堅門而鐵其樞靜焉釋耕而守株動焉觸太行而敗其車是皆今世人所謂眞愚者也子其戒之無迷厥初

香溪集卷六

雜著

謝安矯情鎮物辯

苻堅以百鬬銳師。掃國入寇。長蛇猰貐。騰突噬食。經亙數千里。自謂投鞭大江。可使咽流。視取東晉。如疾風之掃墮籜。蓋將指期尅也。晉之君臣。宜當聞聲褫駭。失色奪氣。周謀歷筭。以爲夙夜之憂。而謝安於時。方且燕偃談笑。傲然自若。遊逸山墅。對客劇棊。入援之師。卻去不用。坐示閒暇。使議者懷左衽之虞。然而終能敗堅。此何故哉。抑嘗聞之。知彼知己。百戰百勝。又曰。師克在和。自昔同役而不同心。敗者衆矣。然則安之取勝。其知彼乎。其以苻氏之衆不和而必敗乎。方堅之謀南侵也。盈庭羣議。皆知晉未可圖。故謀之權翼。權翼諫之。謀之石越。石越又諫之。苻融其弟也。則又諫之。苻宏苻詵。皆其子也。則又諫之。原紹、石勒所親信也。則又諫之。苻氏君臣。異議如此。而欲勞師伐遠。不敗何待。藉令晉以市兒田丁數十百輩。折箠制挺。揶揄當其前。堅亦北矣。況伊璘玄石。皆一時奇材。所將亦精卒。且八方指授。得宜安固審。知堅之必敗也。則以勝筭自逸。燕偃談笑。未戰而卻援師不用。既戰而得捷書不喜。未爲矯情。謂不覺屐齒之折。其野人語哉。

孟母三徙辯

劉向傳列女載孟母舍近墓軻戲爲墓間事孟母曰此非所以處吾子去舍市旁軻又爲賈衒母又曰此非所以處吾子去舍學宮之側軻乃戲設俎豆進退揖讓後世因曰孟母三徙予疑之夫生而神靈聖人也弱不好弄賢者也軻稟亞聖之姿抱命世之才固宜髫年岐嶷與常兒不類寧有戲爲墟冢廩肆事耶使孟母不徙舍軻豈遂爲庸人耶且聞母之姓軻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安有知胎教之而不知擇於初者理必不然子思嘗曰孟孺子言稱堯舜性樂仁義是軻方初歲已卓然絕人遠矣譬之麟角生肉鳳毛成字天與殊異夫豈人爲而曰由擇鄰乃賢不亦異乎趙岐知軻生有淑質猶謂幼被三遷之訓蓋因向承誤初弗深考予不可不辯

五帝紀辯

范子曰孔子定書斷自唐虞以下以爲唐虞而上不可知也聖人去古未遠猶難言之太史公乃欲爲黃帝顓頊作紀於千百歲後何耶世傳孔子家語載五帝德帝繫姓等皆非古書使其說誠詳如之則夫子著之於書久矣意遷姑欲攟摭傳記以示洽博非復考其言之當否夫黃帝神農後也阪泉之戰信亦悖妄以臣伐君猶有慙德而況爲之後者信或有之則黃帝賊矣尚得爲聖人乎

去四凶辯

或曰堯之時四凶猶在舜卽位始去之左氏謂堯不能去然則何以爲堯乎答曰左氏失言彼四凶惡未

稔天下未盡聞則堯不遽誅至舜而四罪章乃誅之耳漢人固云唐堯優游四凶厥服海內唐人亦謂使堯惡四凶不待試用加之誅放天下必以爲戮不辜此言是也不然以堯大聖去四凶如去蟣虱耳不能云乎哉太史公因左氏語而易之曰堯未能去謂未去之可也以謂未能則亦不可然予抑有疑者洪水方割萬人昏墊使鯀治之歷九載而績弗成則赤子之爲魚久且衆矣忍魚其民而不忍乎凶人實忍萬人而不忍一鯀之身豈堯心哉此固予所疑者其亦盡信書不如無書謂乎

琴辯

友人口嗜琴范子作琴辯示之曰維神農觀象制樂剞鴻梧而絲之亦既具於五聲實暢天人之和維有周文王濟厥用益以二絃在後之聖越君子志士罔不惟琴之尙亦罔不惟正之歸厥今人昧於古聲乃有不正不極異曲奇弄溺耳而慆心爾曰茲器實古清角我罔克辨曰不爲鄭衞之濫則不敢知嗚呼古人卽於琴以止淫心今人玩於琴而心以淫心淫而怠用棄於德之修則惟琴爲學之蠹爾有一日之力二于書一于琴心用不戾十于琴一于書心用大放爾時惟不智哉嗚呼琴惟其趣不惟其音趣之不知其能不淫苟趣之知又何爲於琴嗚呼爾有至樂冥于爾中其樂也天匪絲匪桐借曰未知亦卽于爾心之油然者觀之其幾矣嗚呼尙念之哉

恥說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孟子何大乎恥夫恥入道之端也人之知非而恥焉者必惕然動乎中赧然見乎

色。矍然形乎四體。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覺知之者矣。然則無恥則無覺。與木石等矣。恥之爲義。顧不大哉。孟子以行己有恥爲士。士宜有恥者也。然有是恥心而能充之者。千百有一焉。穿窬士之所恥爲也。而所以恥穿窬之心。則不能充焉。是於穿窬之類則不恥。其於有恥亦寡矣。有恥者寡。則其無覺亦甚矣。可以爲士乎。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其人。是皆穿窬之心。故孔子恥之。又曰。色厲而內荏。其猶穿窬之盜。又曰。情疎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歟。孟子亦云。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聖賢之於恥心。必使人充之如此。此學之要也。人能充是恥心。以求入於聖人之道。豈遠哉。故曰恥入道之端也。

悔說

傳有之曰。日悔昨。月悔朔。至哉。古人之善學也。夫人非堯舜。不能每事盡善。誰無過者。惟過而悔。悔而改。則所以爲過者亡矣。且古之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者。成湯悔。故改過不吝。太甲悔。故自怨自艾。仲尼悔。故曰於予與改是。顏淵悔。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子路悔。故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子夏悔。故投杖而拜曾子。曾子悔。故曰我過矣。我過矣。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者也。詩曰。聽用我謀。庶無大悔。易曰。不遠復。無祗悔。悔非無過者也。求寡過者也。求寡過則終無過矣。悔其可已乎。然予所謂悔者。非必失諸言行而後悔之之爲悔也。過生於心。則心悔之。勿復失諸言行而已矣。過不知悔。命之曰愚。悔不能改。命之曰愎。改而憚焉。命之曰吝。愎與吝。悔之賊也。過益過者也。日月之食。或既或不既。食之所止。明卽復焉。

悔而改。改而不吝。天之道也。改過而吝者。違天而狥欲者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使成湯改過而吝。非化也。是故欲寡其過者。蘧伯玉之悔至於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亦由悔而化耳。悔而改。改而不吝。化之道也。悔其可已乎。

水旱說

古者聖王之牧天下也。以爲土地甚大。非國家所能盡治。又非國家所當盡私。故悉天下土地。授之於民。使播種五穀。而什一其稅焉。聖王又以五穀不能自實。必得天地餘和以滋熟之。然後有成而不害。故又爲之立宰相而調陰陽焉。既授以土地。又爲之調陰陽。則上之所以爲民者至矣。於是而民有不勤田有不治。則非歲時之罪也。爲主吏者從而詰曰。爾地肥矣。而天時不乖。爾田胡不遂乎。爾爲稼穡之不勤耘耔之不力。以至若是其荒也。爾責其可逃乎。是雖穀不粒。督其稅收之可也。是非主吏之虐也。其或陰陽失和。炎雨愆節。以水以旱。而穀粟不登。則非人力之罪。蓋歲時之不宜也。於是而覈其水旱所當稅者。免之可也。主吏又從而詰曰。爾之田胡爲若是。吾不知有水旱。但知稅之入也。稅不入從而扑之。是非主吏之虐耶。今國家之法若曰。民田有水旱不可稅者免之。官吏不恤。罰及無赦。嗚呼。其無良法耶。其無良吏耶。

題史記貨殖傳

昔仲尼深防禍原。斥喻利者爲小人。謂賜貨殖爲不受命。至哉言乎。余讀太史公書。論魯中習俗盛衰。益

知利之能敗人也。雖篤行勵志之士。猶將狃怵浸淫。日入於沓貪卑鄙而不自知。宜聖人憂患後世。稽其弊而絕之深也。始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諸儒尙講誦習禮樂。絃歌不絕。當是時。魯之老弱被堅介。父子守危堞。飛石流矢。雨集於譙樓睥睨之間。是宜人人出力。鍛甲磨刃。矯箭控弦。堅守鏖鬬。救死其頸。悸恐之不暇。而諸儒乃獨傲然。高冠緩帶。歌誦古義。矩步磬立。拱揖拜起乎几席俎豆之間。沛然如無事時。此其於學業。可謂信之篤守之固矣。逮其後曹邴氏以鐵冶起。富至巨萬。貫貸行賈。徧郡國。魯人於是多歆慕之。遂去文學而趨利。嗟乎。人之所甚畏者死也。方魯諸儒在圍兵中。講道益勤。阽於危且不奪。顧天下何物足以移之哉。及一怵於利。遽棄其學而趨赴之。貪慘冒沒。無所不至。至使人謂魯國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嗚呼。利之能敗人也如此。可不戒哉。予聞諸前志曰。以義爲利。夫惟義之所安。然後可以爲利。蓋義既安矣。何利如之。孔子厄陳蔡。自以爲幸。而曰。庸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是藜羹不糝者。孔子之利也。顏子居陋巷。聖人正色賢之。於德行爲稱首。是簞食瓢飲者。顏子之利也。伊尹非其義。繫馬千駟而不視。孟子以不辨禮義受萬鍾爲恥。千駟萬鍾。世以爲利。二子以舍千駟萬鍾安於義爲利。苟不知此。而欲用積貲潤屋。曰此爲吾利。卒至或不得名一錢以喪其身。豈不悖哉。

題韓愈原道

韓愈原道。以爲堯傳舜。舜傳禹。至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嗚呼。愈誠知道者。而略子思耶。原道而不知有子思則愚。知有子思而不明其傳則誣。愚與誣皆君子所不取。愈誠知道者耶。自夫子

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至於孟軻道微久矣軻不得之子思尙誰傳哉夫子思之學見於中庸又見於孔氏之遺書中庸列於經學者口誦而心惟彰彰也其至言奧旨精深高妙非得孔子之傳能語是耶孔氏之遺書述子思備矣而後世寡能究其說宜愈之略之也昔者夫子厄於陳蔡天下之至戚也以子貢高弟猶欲夫子少貶焉惟顏淵則曰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而夫子亦歌兩柱之間欣然自喜曰於丘其幸乎蓋聖賢方以是知自異於流俗而樂之其寧以不容爲病乎是道也子思親見夫子而得之故因于樂朔不爲病胡母豹謂之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盍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以求容於世爲行道也毀大以求容吾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以求容病也吾弗改矣從是觀之子思得孔子之傳不疑矣而後世寡能究其說宜愈之略之也子思嘗曰伋於進瞻亟聞夫子之教其對魯穆公亦云臣所記臣祖之言有親聞者故曰是道也子思親見夫子而得之

書曹參傳後

蕭何佐漢功大矣曹參胡足以擬之而時稱蕭曹至於今無異辭何哉惟參守畫一之法不少變是其所以與何齊名比功者也秦爲亂政虐刑毒屠無辜百姓以目人祈死家懼及幸而何輔高帝拯之塗炭僅以蘇息知更生矣使參繼何後創設新令改厥舊章則所以防民者寖密誰不懷畏其異秦虐幾何惟參以爲己之能既出何下惠帝之明且不逮高祖與其易律改貫過爲草擾孰若習前守舊與民安業坐以無事已而刑用幾措生人滋殖君高拱臣垂紳而天下晏然計成挈効與何等矣曰蕭曹寧少媿哉

爲周昌對呂后辭

漢高祖既崩孝惠帝立呂太后使使召趙王如意趙相周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昌卒不遣趙王太后怒使召昌至謁太后太后罵曰爾不知我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昌無應辭爲昌對曰臣之不遣趙王正用太后怨戚氏深也高皇帝之於趙王也有遺慮故不以屬太后而以屬庸臣使臣相之臣今雖旨遣王是內王鉄鼎間也臣苟得沒將戴何面目見先帝地下往當戚姬得幸先帝時王幾代太子數矣臣不敢愛身出萬死庭爭之東箱之所聞太后之不忘也（昌庭爭時太后側耳於東箱聽見昌爲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臣其敢誣）方臣之爭太子也非有惡於趙王惟社稷是爲今臣固不奉詔也亦非有好於趙王惟託孤之忠是力太后卽召王幷戚氏殺之臣必以死寒責臣死足以謝先帝矣未知太后廟見何如容耳今皇帝慈仁孝愛遇趙王有恩句心亦不願太后與戚氏爲寃獨恐得罪故不敢言今皇帝能忘趙王前日之逼太后顧不能置戚姬於慮外乎太后始與戚姬角爭宮中俱思後禍太后恐戚姬圖己故以太子見廢爲憂戚姬亦恐太后圖己故以王之不立爲憂憂雖殊懼患之心等耳今太后一得志遂忘己憂而復措人於憂邪后之能無憂也以臣言今臣之爲戚氏趙王言也亦願使之無憂如太后也誠能釋前恨棄舊惡撫戚氏母子終全活之則天下歸仁高廟慰悅矣

設淮陰先生說李孝逸辭時年二十一

唐光宅元年柳州司馬李敬業等起兵江都檄數武后過惡復廬陵王天子位詹遣左玉鈐衞大將軍梁

郡公李孝逸將兵往擊之時淮陰先生屏居下鄉澤中聞梁公兵且至仗策謁麾下孝逸上客遇之先生間見曰僕非爲將軍乏前馬故來備指呼也竊不自陋願有謁也孝逸曰何以教之先生曰僕聞李敬業起兵維揚將軍以三十萬衆討之有諸乎孝逸曰有之先生曰師出無名事故不成聞敬業起兵矣未聞其何名也孝逸曰敬業開三府檄郡縣以復辟爲名先生曰然則將軍討之何也孝逸曰敬業刺眉州以墨敗既左授內鞅鞅觖望嘯羣失職盜弄廣陵庫兵實自稱亂名復辟耳天后赫怒鐫其先世官爵破邱墓削屬籍命孝逸討之先生曰敬業固亂人然將軍視敬業罪孰與天后多今武氏貫盈神誘厥衷以三十萬衆畀將軍是天奪之柄而授李氏使復唐赤武族也將軍不以此時亟返兵西問罪於僭臨朝者獨敬業是急僕恐以爲過矣且敬業心雖不然而名爲復辟將軍以國近屬討之沮天下忠義心昔王莽簒漢翟文仲倡義東都劉宏以宗室家子將莽兵討義僕嘗爲漢切齒於宏將軍不幸幾近之恐天下復有切齒如僕者矣孝逸曰如先生言吾亦私念之然吾衆非得素拊循者人人心殊未可以口舌說也今吾欲西脫一夫悍然叫呼不我從則三十萬衆抗手旅拒吾事敗矣先生將奈何先生曰嘻將軍過計甚矣天后盜國柄陰忍戾刻殺人如刈菅芥母姊兄姪魚肉殘之包藏禍心翦剝肺腑耆老元舊身誅族夷羣臣凜然若兵在頸天子始卽位未有德于厥身后思肆其頷頷劫脅幽之雖名立相王實與囚等天下之人椎心搤腕抱憤侵骨戴目傾耳思得扶義者輔以興唐若旱之望雨故敬業等席人怨謀起事不旬日兵十餘萬楚州司馬李崇福率所部應之山東梁宋士被甲蒙冑炊麥爲飯以待敬業此人心戴唐可見

矣。況將軍親宗潘。又擁見衆勢足以圖國。苟因民欲建大義。誰不附和。將軍盍令於衆曰。武氏反易天常。孰辱至尊。芟薙天枝。斲喪王室。流毒海內。將與士大夫回旗內向。崇獎李氏。滅殺諸武。以成復辟功。若等尚克一心。其庸有濟。則大勳大賞。當與士大夫共之。如是而衆不從。兵不捷。諸武不誅。神器不正。天子不復御。僕請斷頭穴腹以謝將軍。僕雖至愚。亦安能以不肖之身。試嘗將軍事哉。孝逸曰。先生言固善。然敬業不可失。如先生計。姑後圖之。先生曰。不然。智者不縱敵以自災。勇者不背時而失利。觀事之會。間不容稷。行之有疑。禍如發矢。天后志革命。欲南面而行其意。非一日積也。盍及其未作也而先之。有如因敬業事。遂易副禕。襲旒衮。剗剔唐號。坐移鼎鼒。必且盡滅景元子孫而後慊。將軍又手從族之不暇。其及圖之乎。且將軍不即返兵。又助之討敬業。是爲賊抗捕。自剸刃其腹也。將軍獨不聞漢灌嬰事乎。昔諸呂擅權危漢。齊哀王因之率兵向關。以誅祿產爲名。祿產遣灌嬰將而擊齊兵。嬰至滎陽。謀曰。破齊還報。此益呂氏資也。乃留屯滎陽。與齊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將軍必欲取敬業。得無爲武氏資乎。誠能幸聽僕計。命緩頰士持尺檄諭敬業等。告以逆順。使受約束。并兵鼓而西。則灌嬰策也。且祿產將南北軍時。高后既崩矣。朱虛東牟與大臣等。猶日夜圖之。如坐燒屋之下。今天后在世。既擅廢立事。又廟其祖而王之。武家羣兒。挾后力日以抗扈。謀危社稷。勢踰祿產且十倍。乃反翫而不戚。竊爲將軍惑之。孝逸自以天后遇己。不能如淮陰言。猥曰。先生固云云。豈以孝逸重圖武氏者。使孝逸受命於廟。而逸賊於野。無乃得罪於先帝神靈乎。淮陰察孝逸終不入其語。因摩勸之曰。僕以將軍爲忘先帝。遂不念也。若猶念之。固善。往先帝

爲天后鉗勒。戚戚未嘗一日歡。或仰屋切歎。晚歲逾憤鬱。至氣逆不能乘馬。其誰之由。將軍不念此。而廢命是懼。得罪先帝多矣。何逸賊如之。孝逸竟固謝曰。先生姑休。吾將思之。淮陰遂不揖。拂衣去曰。是女子而髯其頤者。何足語天下計。因咋其舌。至血流襟曰。我失吾言。以自譴也。既而孝逸以兵殺敬業。武承嗣忌之。卒竄死。而天后革命號周。

壬寅歲。余與故友潘彪文虎。夜讀唐書李孝逸傳。文虎曰。孝逸唐王孫。不知有唐。何也。豈無以大義告之者乎。余曰。是時宗子賢孝逸者。不置之地上。非孝逸不將也。彼方見親遇。雖辯口百說且不用。因設淮陰先生說李孝逸辭。以祛文虎意。今十八年矣。嘗以示李叔易。叔易曰。何辯若此。與子它文不類。余告以爲文虎設辭之由。叔易曰。固吾所疑也。庚申十月三日。偶閱舊文。念文虎骨朽久矣。叔易近亦下世。感嘆泣數行下。因書此寫余悲。且以志叔易之知言。